

新加坡潮商在“汕-香-暹-叻”
贸易网络中的角色（1860s-1970s）

**THE ROLE OF SINGAPORE TEO CHEW MERCHANTS
IN ‘SHANTOU-HONG KONG-SIAM-SINGAPORE’
TRADE NETWORK（1860s-1970s）**

吴静玲

WU JINGLIN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6

新加坡潮商在“汕-香-暹-叻”
贸易网络中的角色（1860s-1970s）

THE ROLE OF SINGAPORE TEO CHEW MERCHANTS
IN ‘SHANTOU-HONG KONG-SIAM-SINGAPORE’
TRADE NETWORK (1860s-1970s)

吴静玲

WU JINGLIN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6

Acknowledgments

My deepest gratitude first and foremost goes to my supervisor A.P. Lee Chee Hiang, for his constant encouragement and tremendous support. He has walked me through all the stages of the writing of this thesis, offering me intellectual inspiration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lso, I wish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A.P. Wong Sin Kiong and A.P. Yung Sai-Shing for their suggestions and encouragement.

Second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r Henry Chen Kezhan, Ms Pimpraphai Bisalputra and Mr Jeffery Sng - descendants of Tan Tsue Huang, a famous overseas Teochew merchant whose business transcended across the “Shantou-Hong Kong-Siam-Singapore” trading network – for sharing their family stories and collections with me without reservation. I am also grateful to Mr Chen Jinghuai of the Chaosh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in Shantou who also provided me with the most useful help during my fieldtrip to Shantou. In addition, I have also been very fortunate to be assisted by many kind and helpful librarians and individuals during my fieldtrips to collect research materials. Their help is most deeply appreciated.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beloved family for their love and their confidence in me, as well as many of my friends and classmates who lent me a listening ear when I met with difficulties and for helping me iron out issues relating to my research. Their help is most appreciated indeed.

目 录

Acknowledgement	i
目 录	ii - iii
统计表一览	iv
插图一览	v
ABSTRACT	vi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研究问题	1-4
第二节：文献回顾	4-14
第三节：研究材料及方法	14-17
第四节：章节安排	17-18
第二章：“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形成	
第一节：“汕-暹”大米贸易	19-22
第二节：“香-叻”转口港的加入	22-27
第三章：“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延展	
第一节：新加坡潮商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	28-35
第二节：次级贸易网络的形成	35-41
第三节：南洋土产与次级贸易网络的关系	42-50
第四节：小结	50-52

第四章：侨汇与贸易的合作	
第一节：杂货店与侨批局的关系	53-57
第二节：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侨批网络	58-65
第三节：侨汇与贸易合作的方式	66-70
第四节：小结	70-71
第五章：“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调控机制——同业公会	
第一节：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	72-77
第二节：同业公会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77-82
第三节：以总商会为中介的调控机制	82-88
第四节：小结	88-90
第六章：结论	
第一节：研究成果	91-94
第二节：局限与未来展望	95-96
参考书目	97-107
附录	
附录一：汕头海关对外贸易输出按国别分列表	108
附录二：从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出口至汕头的货物种类及数量	109
从汕头进口至新加坡及海峡殖民地的货物种类及数量	109
附录三：新加坡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的蔬菜（新鲜和腌制）数量	110
新加坡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的新鲜水果数量	111
附录四：文中街名一览表	112

统计表一览

表一、新加坡大米的进出口地分布	41
表二、贸易政策对“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影响	43
表三、新加坡潮州人大米和土产业商号名单（1）	45-46
表四、新加坡潮州人大米和土产业商号名单（2）	46
表五、潮帮船务公司及其航行路线	50
表六、新加坡批局在本地及汕头的联号/分号网络	61
表七、新加坡与马来亚、印尼等地区的批局网络	63
表八、新加坡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	75
表九、“汕-香-暹”及次级贸易网络区域内的部分相关同业公会	76-77

插图一览

图一、“汕-香-暹-叻”贸易网络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示意图	52
图二、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侨批网络示意图	65
图三、再和成伟记信局将批款向美和兴记购货代批的批封	70
图四、星洲永德盛信局将批款向潮顺成购货代批的批封	70
图五、新加坡批局与潮人商号进行侨汇与贸易合作的方式	71
图六、新加坡三郊联合会处理运费事件所形成的同业公会网络	81
图七、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所形成的多层次调控机制	90

Abstract

Ever since Shantou was made a treaty port in 1860, large numbers of Teochews 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in order to look for a livelihood and these overseas Teochews served as a large overseas market for local products from the Chaoshan region.

With the rice commerce between Shantou and Siam as a base and with both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serving as free entrepots, a trading network connecting Teochew merchants from these four areas and dealing mainly in Siamese rice and local products of the Chaoshan region eventually came into being.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roles of Singapore Teochew merchants in this “Shantou-Hong Kong-Siam-Singapore” trade network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xtension of trade areas and products, the cooperation of remittance and trade, and the protection by the business organisations (merchant guilds).

Taking advantage of Singapore’s location, Teochew merchants here expanded the trade network by transiting products to Malaya and Indonesia, etc. and forming a Singapore-centered sub-network which also dealt with Southeast Asian local products like salted fish. At the same time, operators of remittance agencies also helped to develop a remittance network mirroring the rice and local products trade route and helped provide capital support for the businessmen involved.

Merchants engaging in transnational business dealings frequently face problems like tax issues, transportation, supplies and exchange settlement and other issues, mainly due to the different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Merchant guilds formed by Teochew traders often interacted with the relevant business organisations in Singapore, Hong Kong, Siam and Shantou, as well as other countries of the sub-network area to form a multi-layer regulatory mechanism to help solve trading problems.

In final retrospect, Singapore Teochew merchants have played all three roles of developer, capital operator as well as trade regulator and this has in turn made Singapore a rather solid link in “Shantou-Hong Kong-Siam-Singapore” trade network. One can see that a trading network is often developed on the back of an immigration network and in itself is also a complicated multi-layer structure which consists of products network, capital network and organisation network.

新加坡潮商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的角色（1860s-1970s）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

新加坡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南宋赵汝适的《诸番志》记载：“三佛齐……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¹ 其中的凌牙门就是后来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记的“龙牙门”，据学者考证，即是今日新加坡的“峇巴海峡”（也译为吉宝海峡，Keppel Straits）。² 从泉州往印尼经商，需经过新加坡，且先在新加坡完成三分之一的货物交易，可见新加坡在当时的贸易地位与繁荣商情。郑和的随从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和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中皆有提及龙牙门，可知明代郑和船队也需经过新加坡，这里是海上的重要通道。³

¹ 赵汝适《诸番志》，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5。

² 郑文辉《开埠前的新加坡》（新加坡：新邦文化企业公司，1974），页31。

³ 马欢著《瀛涯胜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5册）》（济南：齐鲁书社；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页230；费信著《星槎胜览》，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416。

1819 年开埠以后，新加坡更成为中-印和东南亚区域贸易的主要航运中转站，同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贸易和资金流通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19 世纪后半期，随着汕头的开埠，一个连接汕头、香港及暹罗（今泰国）、新加坡（亦称石叻）的贸易体系逐步形成，即“汕-香-暹-叻”贸易网络。⁴ 从字面理解，“汕-香-暹-叻”，是指贸易所及的四个地区，这个叫法也是来源于当时的行话，“汕-香-暹-叻”郊，“郊”是潮州方言里面行业的意思，即从事四地之间的贸易的行业。泰国从事此行的同业公会称为“香叻汕”公所；新加坡有香汕郊和暹郊等行业。此贸易网络是以暹罗大米和潮汕土特产为主要销售产品，参与者大多都是潮商，“乃国内潮人与海外潮人之贸易”⁵，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连接者与推动者则是暹罗与新加坡的潮商。特别是新加坡，作为“交通、金融要冲”⁶，是货物向东南亚各个国家销售的必经之路，也是进行区域贸易的结算中心。

⁴ 目前关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叫法并不统一，有“汕-香-暹-叻”贸易网络/贸易体系/贸易圈等多种叫法；而“汕-香-暹-叻”的排序也各有差，有“暹-叻-香-汕”或者“香-叻-暹-汕”等。本文认为，贸易圈/贸易体系更多体现地域联系的层面，而贸易网络则包含多层次的网络关系的意味，更符合本文讨论的主旨，故采用“贸易网络”的叫法。而采用“汕-香-暹-叻”的排序，本文有两个理由，一是该贸易网络是以潮人为主，主要的贸易产品之一也是潮汕土特产，离开了这两点，它便不成立。所以代表潮汕的“汕”排在最前；二是按照地理位置来排列，在地图上看，这样的排列可以体现出四地所组成的一个有序的网络结构。

⁵ 饶宗颐总撰《潮州志汇编-第四部》（香港：龙门书局，1965），页 855。

⁶ 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香港：商务书局，1997），页 97。

本文将以新加坡为中心，探讨新加坡潮商如何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运作，以及他们在促进“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扩展与稳固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将从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制度三个角度出发，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新加坡潮商的总体情况；以及新加坡作为转口港，如何通过商品的贸易拓展出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隶属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次级贸易网络？第二，潮商如何利用新加坡作为东南亚金融中心的优势，实现侨汇与贸易的合作？第三，新加坡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在面对跨域贸易危机时，如何与相关的商业团体进行互动发挥其调控机能？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能与现有的华南-东南亚华商网络研究进行对话，在海外华商参与华商网络的建构与运作方面有所思考。同时，这些问题对于新加坡华商传统行业的研究以及近代以方言群为基础的贸易形式亦能有所探讨。

本文所涵盖的时间从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该贸易网络成型于 1860 年代。因为 1860 年汕头开埠之后，西方国家可在汕头港进行合法的华工招募，将大量苦力贩卖至东南亚国家，其中亦包括为数不少的潮人，形成一次大型的移民潮。这些海外潮人形成一股巨大的消费力量，带动潮汕土特产的外销。“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是这个多边贸易体系（即‘汕-香-暹-叻’贸易网络）兴盛的时间。”⁷ 战后初期，各地物资贫乏，百废待兴，货物需求量大，该贸易网络有过短暂的复兴之态。然而，随着泰国为了完成与英国签订的供给盟国米粮条约而实施管制米粮出口政策、⁸ 以及东南亚多个地区陆续推行进出口贸易限制政策，该贸易网络受到很大

⁷ 林风〈“香叻暹汕”贸易体系的形成及其作用〉，见《汕头侨史论丛（第二辑）》（汕头：汕头华侨历史学会，1991 年），页 5。

⁸ 张少侠主编《泰国米商公会四十三周年纪念》（曼谷，泰国米商公会，1962），页 122。

的打击。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东南亚各地区纷纷成立独立民族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贸易兴起；且各国家开始推行工业化政策，部分商品可在本国生产，无需进口，新加坡的转口港地位下降；欧美货物大行其道也减少了海外潮人对家乡土产的需求，该贸易网络渐趋走向衰落。所以本文将讨论时间定至 20 世纪 70 年代。

第二节 文献回顾

近代华商网络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受到亚洲区域历史研究和海外华人研究两个领域的影响。⁹ 亚洲区域历史研究以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人为代表，他们借助“网络”话语，提出了重构亚洲历史的“亚洲交易圈”理论，并认为近代西方商业势力的东渐，只不过是加入了早已形成的交易网络；既有交易网络在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同时，还保留和承袭自己的历史延续性。¹⁰ 海外华人研究领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华人网络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亚洲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何以能够迅速崛起。韩格里（Gary Hamilton）等人以华人网络论来研究不同于欧美企业类型的华人企业、经济及其社会活动。而后一系列的研究在“网络”话语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儒家资本主义”、“跨国主义”等概念，试图解释华人企业及华人商业的成功。¹¹

⁹ 戴一峰〈“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化解读〉，见《学术月刊》，2010 年 11 月，页 132-135。

¹⁰ 滨下武志撰、高淑娟、孙彬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¹¹ 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Biggart, “Explaining Asian Business Success: Theory No. 4”,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5, pp.11-16; Gary G. Hamilton, Marco Orrù and Mariko

这二者对于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华商网络（主要是近代华商网络）有两点主要的影响：第一，强调了近代华商网络的历史性与亚洲整体性，同意华商网络在古代已形成，而不是 19 世纪欧洲人南来之后才形成的。¹² 第二，将网络理论用于分析近代华商的经济行为，关注近代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商品、金融、制度化等问题。

现有的近代华商网络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展开的，资料较为完善且备受关注的主要有华南-东南亚、中国-东亚（特别是中国-日本）等线路。这些研究有的从华商网络总体进行分析、¹³ 有的以某一港口或者以某一族群华商为中心、¹⁴ 有的以某

Suzuki, "Patterns of Inter-firm Control in Japa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 Studies*, 10th 1990, pp.549-574; Gary G. Hamilton and Kao Cheng-shu,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amily Firm in Taiwa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2th 1991, pp.95-112; 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Biggart, "The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in Taiwan: A Reply to Numazak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pp.999-1006.

¹² 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一〉，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页32-40；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页70-81。

¹³ 邓建光《二战前新、马华商及其经贸网络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厦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胡晓玲《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网络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湖北：中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8）。

¹⁴ 庄国土〈论 17—19 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见《东南学术》，2001 年第 3 期，页 64-73；李培德〈香港的福建商会和福建商人网络〉，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页 66-73。

一典型企业集团作为案例、¹⁵ 有的以某一特定产品为中心，¹⁶ 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可以发现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近代华商网络并不单指产品的贸易通道，而是多层次的、立体化的，与移民网络、商品网络、金融网络、家族网络、商会网络、宗教网络等互相结合而形成的复杂形态。刘宏在谈华侨华人的历史分期时认为：

“（第二个时期）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 50 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劳动力市场重组，华侨移民大量出现，形成了东南亚等地发达的华侨社会。这一时期的华侨经济有效地利用了西方和近代的要素而获得了发展，形成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的华侨通商网、金融网、移民网、信息网跨越国界。”¹⁷ 戴一峰也认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环中国海华商网络形态逐渐衍生，结构逐渐复杂，层次逐渐增多，覆盖空间也逐渐扩展，由此形

¹⁵ 李培德〈族群与帮派——胡文虎的跨界商业网络〉，见《闽商文化研究》，2012 年第 2 期，页 91-100；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2012 年 4 月 1 日，页 53-74。

¹⁶ 古田和子《上海-兰开夏棉纺织品在东亚之一贸易据点》，发表于 1994 年 3 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亚洲商业网络（1850-1930）会议”，未正式刊登发表；张应龙〈试论近代日本神户与广东的火柴贸易——兼论海外华商网络在中外关系史中的作用〉，见《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2005）》（未出版），页 360-368。

¹⁷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王子昌〈网络视野下的华侨华人：刘宏及其海外华人研究〉，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8 期，页 13-17。

成一个包括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组织网络与跨国（地区）经济网络等三类不同网络形态的经济-社会复合网络。”¹⁸

对于多层次、立体化的近代华商网络，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议题上：第一，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看华商的经济行为，探讨近代华商网络的运行机制和人文特征。有的学者认为华商网络的形成与运作依托于商人的人际关系，而这种人际关系的内涵丰富，一是个人的家族关系；二是个人在外部建构的人际关系；三是族群或帮派所形成的社团组织。¹⁹ 还有学者用“五缘”文化来概括，即亲缘、地缘、业缘、神缘、物缘。²⁰

第二个讨论的热点是近代华商网络的经济运作形式，从偏向经济学的角度关注近代华商网络的贸易结构、贸易形式和贸易的制度化。关于近代华商网络的贸易结构（包括空间结构和商品结构）的讨论主要是从梳理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进行；而华商网络的贸易形式，现有的研究较多关注“头家制度”（即头盘商、批发商、零售商的链式结构）、“中介人制度”（买办）和“九八行制度”等贸易形式，以及贸易与金融相结合的结算方式。²¹ 另外，学者多数认

¹⁸ 戴一峰〈“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化解读〉，页134。

¹⁹ 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页70-81；蔡志祥〈家属关系与商业：潮汕家族企业中的父亲亲属和姻亲〉，见《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4月，第30卷第2期，页15-25；李培德〈族群与帮派——胡文虎的跨界商业网络〉，见《闽商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页91-100。

²⁰ 林其琰，〈五缘文化与海外华商经贸网络〉，见《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107-116。

²¹ 市川信爱、戴一峰主编《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贸易圈：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张应龙

为在缺乏国际贸易法律的情况下，商业团体是促使跨国贸易制度化的主要机制。²²

第三个关注点为近代华商网络的作用。有的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讨论近代华商网络对于中外经贸史所起的积极作用，²³ 还有从亚洲贸易圈的历史延续性和整体性来定义近代华商网络对于“重构亚洲史”的影响。²⁴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比较微观的角度，讨论近

〈试论近代日本神户与广东的火柴贸易——兼论海外华商网络在中外关系史中的作用〉，见《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2005）》（未出版），页360-368；龚宁〈试论菲律宾华侨经济成功的原因（1834-1942）〉，见《海外华商网络与华商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5）》（未出版）；吴文焕译、魏国安著《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1850-1898）》（菲律宾：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89年）；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页63-69。

²² 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见《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106-118；陈丽园〈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6月第2期，页36-43。陈丽园〈战后华南与东南亚侨批网络的整合与制度化——以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为中心〉，见《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页68-74。

²³ 焦建华《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前10年的新中经贸关系——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华商网络个案研究》（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2）。

²⁴ 戴一峰〈中国海商与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兼论亚洲历史的重建〉，见《东南学术》，1994年第4期，页24-29；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代华商网络对于移民的增加、批局的经营等带来的影响，角度较多。²⁵

而关于本文所要讨论的“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研究，同样初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亚洲贸易圈”、“华商跨国网络”等研究热潮中被关注。目前关于该贸易网络的研究不算丰富，且关注者多是潮汕籍的学者专家。从时间先后来看，关于该贸易网络的研究主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从通史概述的角度，对该贸易网络进行介绍性的描述，认为该贸易网络成型于汕头开埠之后，以“汕-暹”之间的传统大米贸易发展而来。相关的研究有以汕头、香港或泰国为中心来展开，着重介绍当地的相关情况，包括杰出商人、贸易产品、行业组织等。²⁶ 而以新加坡为中心来展开讨论的文章目前还未见，这正式本文所要补充的。

²⁵ 水海刚〈移民与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互动——以近代南中国海为例〉，见《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第32卷第5期，页106-110；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页70-78；郑一省〈水客与近代中国侨乡的金融网络及移民网络——以闽粤侨乡为例〉，见《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页78-82；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1911-194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7）。

²⁶ 王绵长〈近代华侨对汕头经济和海运贸易的贡献〉，见《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页134-157；林风〈“香叻暹汕”贸易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见《汕头侨史论丛：第二辑》，页1-25；罗晓京〈1910-41年泰国对华贸易与汕头港〉，见《东南亚历史学刊》，1987年12月第四期，页30-47；王苍柏〈东亚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经济网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学者开始运用“网络”理论来讨论该贸易体系的资本控制和发展方针等更深入的问题，也更注重从个案出发。1997 年 7 月，“陈黉利家族发展史学术研讨会”在汕头召开，这意味着着个案研究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在此次大会上，王绵长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从陈黉利家族的全面精英方针和资本控制两个角度，讨论其成为“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卓越开拓者和经营成功者的原因。²⁷ 而蔡志祥同样以陈黉利家族来讨论汕头、香港和东南亚的商业关系，他认为家族企业通过联号来扩展商业网络，而主商号与联号之间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随着家族企业内部结构关系的变化，联号之间的商业网络关系，也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父子关系。²⁸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偏重从商业网络的运行机制和人文特征的角度来进行，对家族网络尤其关注。

络——以泰国为例的研究》，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页 8-27。

²⁷ 王绵长〈黉利家族创业方针及其区域性经营——对港、泰、中、新、马、越经贸的贡献〉，见《陈黉利家族史料汇编》（汕头：汕头华侨历史学会出版），页 5-15；王绵长〈黉利家族资本的历史〉，见《海外潮人史料专辑：汕头文史·第八辑》（汕头：政协广东省汕头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页 1-25。

²⁸ 蔡志祥〈家属关系与商业：潮汕家族企业中的父亲亲属和姻亲〉，见《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 4 月，第 30 卷第 2 期，页 15-25；蔡志祥〈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乾泰隆与元发行的比较研究〉，见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第 8 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页 91-108；Choi Chi-cheung, “Competition among Brothers: The Kin Tye Lung Company and its Associate companies”, in Rajeswary A.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in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96-114. Choi Chi-cheung, “Kinship and

第三阶段自 21 世纪以来，除了一些以概述为主和偏向讨论其运行机制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新的角度。陈景熙认为德教的海外扬教路径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契合，探讨该贸易网络在德教的传播中的贡献。²⁹ 魏建峰则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为中心，认为新山潮州人集中从事的京菓杂货行业正是得益于潮人为主的“汕-香-暹-叻”贸易网络，才有源源不断的货源，新山与新加坡一水之隔，通过新加坡参与到东南亚潮籍移民跨区域商业网络中，柔佛亦可被视为“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延伸。³⁰ 蔡志祥则以汕头为中心，探讨此贸易网络中大米的供应关系、汕头及其腹地是否为此贸易网络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力，以及汕头商会的派别纷争对此贸易网络的影响。³¹

综上所述，“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作为近代华商网络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目前关于它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前面所总结的三个阶段的文章，对比近代华商网络研究的三个主要议题来看，可以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还是偏向运行机制和历史作用这两个角度，而从经济

Business: Paternal and Maternal Kin in Chaozhou Family Firms”, in *Business History*, 40.1, Jan 1998, pp.26-49.

²⁹ 陈景熙〈德教海外扬教与“香叻暹汕”贸易体系〉，见《海交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页 106-122。

³⁰ 魏建峰〈早期马来西亚柔佛潮人商业网络探析〉，见《东南亚纵横》，2010 年 7 月，页 62-66。

³¹ Choi Chi-cheung, “Rice, Treaty Ports and the Chaozhou Chinese Lianhao Associate Companies: Construction of a South China-Hong Kong- Southeast Asia Commodity Network, 1850s-1930s”, in Lin Yu-ju and Madeleine Zelin (eds),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Asia, 1600-198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5, pp.53-77.

学角度来讨论该贸易网络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制度的文章还较欠缺。而且，已有的研究有以汕头、香港、泰国为中心来展开，唯独缺少以新加坡为中心来讨论新加坡地区的潮商如何参与此贸易网络的相关研究。本文希望可以在这两方面有所补充。

早期新加坡的华人按照方言群居住，华人的行业分野也都是建立在帮群基础上，不同方言群垄断不同的行业。“东南亚土产如橡胶、胡椒、甘密、海屿、鲜鱼与黄梨，其他如布赂、洋货、暹郊、越郊、香汕、京菓杂货及磁器等行业，多为潮人经营”。³² 这种血缘、地缘和行业相结合而形成族群产业（族群行业）的现象，既是早期新加坡华商行业的一个特征，也是华商开展商业贸易的一种方式。“族群产业或族群经济的形成，是移民在接收国经济生活的方式，也呈现出社会整合的经济面向”。³³ 从族群产业的角度讨论早期新加坡华商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比如，张翰璧的《东南亚客家及其族群产业》中分析了新加坡客家人所从事的典当业和中药业，认为正是因为族群产业的封闭性，才使其垄断性能够长期存在。³⁴ 也有学者讨论福建移民如何以新加坡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连接安溪和新加坡的茶叶贸易渠道，认为对于没有充足的资本与权力的华商而言，茶叶作为国货是这些福建移民开展贸易的最佳方式。³⁵ 另外还有关于福建人与理发业、温州人与木器业、兴化人与

³² 崔贵强著《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页 147。

³³ 张翰璧《东南亚客家及其族群产业》（桃源县中坌市：中央大学出版社；台北市：远流，2013），页 60。

³⁴ 张翰璧《东南亚客家及其族群产业》，页 60。

³⁵ Jason Lim, *Linking an Asian Transregional Commence in Tea: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in Anxi-Singapore Trade 1920-1960*,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交通行业等工匠行业的研究，主要是从劳资关系的角度展开。³⁶ 然而，目前关于新加坡潮人族裔产业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学者讨论得比较多的是 19 世纪新加坡潮人从事的甘密和胡椒种植业，对该行业进行整体介绍，认为“19 世纪 40 年代中，新加坡成为甘密贸易中心后”，³⁷ “使那些参与转口贸易的潮商财源广进”。³⁸ 还有学者从华人的帮权结构来看潮商的角色，认为“经济上的成就决定了社会权力的获得”，³⁹ 而“潮籍领袖对甘密和胡椒生产与销售的控制给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来控制普通的潮州人”。⁴⁰ 另一个受到较多关注的潮人行业是批信业。批信业资料丰富，除了关于新加坡潮人批信业的发展历史及组织方式的研究外，⁴¹ 还有不少从跨国网络的角度来分析早期潮人批信业的情况。在华南移民遍布东南亚地区的情况下，移民的网络就是贸易的网络，贸易的网络就是汇款的网络。⁴² 侨批经营网络在与华人商业网络的交错、重叠中，更深地嵌入华人移民社会中。⁴³ 还有学者认为侨批经营者通过加入汇兑公

³⁶ 南洋大学东南亚华人史课程师生编纂《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14），第一篇：页 7-66；第二篇：页 5-66；第四篇：页 9-74。

³⁷ 潘醒农《潮侨溯源集》（River Edge NJ：八方文化企业公司），页 52。

³⁸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页 40。

³⁹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页 39。

⁴⁰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页 41。

⁴¹ 李志贤〈华侨特有的专递服务——各帮信局及其行业组织〉，见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联合总汇，2015），页 507-531。

⁴² 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页 66-67。

⁴³ 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 1850s-1940s〉，页 70-78。

会，将自己融入汇兑公会所形成的组织网络中，是侨批行业制度化的表现，也是拓展商业的一种的手段。⁴⁴

关于新加坡潮商的文章还可在早期出版物中觅得一二踪迹。比如新马人物传记、⁴⁵ 潮属社团出版物、⁴⁶ 以及《南洋年鉴》、《星洲十年》等综合性文献。⁴⁷ 虽然这些刊物所载的都是相关行业的介绍性文章或回忆杂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对于本研究亦能提供一些细节信息以及鲜活的案例。

第三节 研究材料及方法

正如上述，关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研究还不充分与深入。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与此贸易网络直接相关的研究资料

⁴⁴ 陈丽园〈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页36-43。

⁴⁵ 邱新民《新加坡先驱人物》（新加坡：新加坡新闻与出版公司，1982），页39-45；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李志贤《石叻澄邑先哲传略》（新加坡：澄海会馆，2015）。

⁴⁶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编《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金禧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80）；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编《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四十周年暨新加坡开埠百五十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69）；李志贤编著《乘风破浪——新加坡澄海会馆四十周年纪念（1965-2005）》（新加坡：澄海会馆，2005）。

⁴⁷ 傅无闷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1939）；郁树坤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1951）；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1940）；许云樵主编《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页609-623；许直、许钰《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新加坡：华侨出版社，1948）。

不多，大部分都是较浅显的介绍性文字；而参与此贸易网络的潮人商号的账簿、往来文书等目前所见甚少，只有蔡志祥所编的《许舒博士所藏土地及商业文书：乾泰隆商业文书》，其中涉及此贸易网络的主要是香港乾泰隆与汕头、暹罗两地分号的汇票、轮船保单等，偶有提及新加坡的分号陈元利。⁴⁸

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其他途径找到资料来补充研究，比如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的潮海关档案全宗，包括从 1861-1949 年的现存所有潮海关史料共 1000 多卷，内容繁杂，包括税务、厘金、行会、贸易等不同方面，甚至还有部分当时粤东报、星华报关于潮海关及潮汕地区对外贸易的报道剪报。还有《潮海关史料汇编》、《潮海关档案选译》、《潮海关史事丛考》等汕头海关关史系列丛书。⁴⁹ 这些海关资料在贸易数据、贸易结构、贸易规则等细节上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参考。

另外，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殖民地档案中，有不少谈及殖民地时期大米及中国土产进出口业的档案资料；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存有一些早期参与大米与土产贸易的潮商或他们的子女的口述历史，比如，余子安（Er Cher Ann）、张寿仁（Teo Siew Jin）、章文林（Chiang Boon Lim）、王思俊（Heng Ser Choo）、谢子藩（Chia Cher

⁴⁸ 蔡志祥《许舒博士所藏土地及商业文书：乾泰隆商业文书》（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

⁴⁹ 《潮海关史料汇编》（汕头：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杨伟编《潮海关资料选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3）；周修东编《潮海关史实丛考》（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3）。

Phuan) 等, 他们都谈到 20 世纪上半叶在新加坡从事大米与祖国土产贸易的情况, 提供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⁵⁰

除此之外, 报刊杂志也是本文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比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The Straits Times 等, 其中的新闻报道、广告、讣告等都提供了详细生动的一手信息, 且这批资料在以往关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研究中被忽略, 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特别是其中关于新加坡参与此贸易网络的几个潮商同业公会的报道, 成为本文的主要材料之一。吴以湘主编的《潮州乡讯》

(1947-1962) 也有不少关于新加坡及马来亚潮商的报道。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等潮人社团的特刊也有谈及新加坡潮人参与此贸易网络的情况。

泰国方面的资料。参与该贸易网络的泰国潮商早在 1850 年左右便创建了“汕头郊公所”, 几经易名, 该公所演变为今日的泰华进出口商会, 依然活跃于泰国社会中。然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该公所在搬迁过程中遗失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目前保存的最早资料只有 1911 年公所成员的合影和 1967 年以后的数本特刊。所幸笔者

⁵⁰ 《华人方言群: 余子安》,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试历史档案, 档案编号: 000623/06, 访问日期: 1986 年 1 月 16 日, 访问员: 王识勤, 第 1-6 卷; 《日治时期的新加坡: 张寿仁》,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 000303/06。访问日期: 1983 年 7 月 23 日, 访问员: 陈鸣鸾, 第 1-6 卷; 《华人方言群: 章文林》,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 000947/09, 访问日期: 1988 年 11 月 28-29 日, 访问员: 陈鸣鸾, 第 1-9 卷; 《华人方言群: 王思俊》,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试历史档案, 档案编号: 000876/09, 访问日期: 1989 年 9 月 13-15 日, 访问员: 洪秀吟, 第 1-9 卷; 《新加坡经济发展史: 谢子藩》,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 档案编号: 001215/06, 访问日期: 不详, 访问员: 不详, 第 1-6 卷。

在前往泰国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 *A history of the Thai-Chinese* 的作者 Pimpraphai Bisalputra 和 Jeffery Sng 夫妇二人的帮助。Pimpraphai Bisalputra 是陈慈黉家族的第五代后人，她母亲则是来自创建香港第一家南北行高元发的高氏家族。在他们的带领下，笔者参观了该贸易网络的开拓者之一的陈慈黉家族在曼谷的故居，并实地考察当时在湄南河边进行大米贸易的火廊头的情况；同时也收集到部分《泰国潮州会馆会讯》，会讯中关于泰国潮商从事大米及香汕土产贸易多有介绍，也为本文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考。

香港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的潮商也早在 1868 便成立了南北行公所，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由于没有妥善保存资料，早期的情况难以清楚了解。另外，从新加坡本地的报纸了解到，20 世纪初期香港从事香汕土产贸易的潮商还组织了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南洋商报》对于该组织的活动有较多报道，成为本文主要的资料来源。

本文将通过对上述所收集的一手资料进行整理、考证、分析，结合前人的成果，力求全面深入地展开研究，从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制度三个方面，对新加坡潮商如何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运作，以及他们在该贸易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入的分析。

第四节 章节安排

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为导论，首先提出研究问题，并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时间进行界定；其次再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将本文的研究放置于近代华商网络的脉络中来展开；并整理本文所使用的一手材料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主要谈及“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形成。清朝康熙末年开始的“汕-暹”大米贸易是该贸易网络的历史雏形。19世纪新加坡和香港相继开埠，两个自由贸易港成为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对外贸易的转口中心，“汕-暹”大米贸易也通过“香-叻”转运，形成了“汕-香-暹-叻”贸易网络。本章着重分析新加坡港口在此贸易网络形成中的作用。

本文的核心部分为第三、四、五章。第三章以新加坡为中心，讨论潮商如何利用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转口中心的优势地位，将“汕-香-暹-叻”的大米和土产贸易延伸到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从商品结构和空间结构两方面对拓展贸易。

第四章则是在第三章所讨论的次级贸易网络的基础上，来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潮商如何通过侨汇的运作，实现金融与贸易的互补。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侨汇都需要通过新加坡汇合再转寄唐山家乡。新加坡批信局的侨汇网络正好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和次级贸易网络交错重叠，为侨汇与贸易的合作提供了最好的运作空间。

第五章主要讨论新加坡潮商在从事大米和土产贸易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行业公会，比如三郊联合会、暹郊公会、安南郊公会、海屿郊公所等。在面对跨域贸易的危机与挑战时，这些行业组织通过与“汕-香-暹”和马来亚、印尼等地区的相关团体进行互动来实现其调控机能，以维护行业利益，保证贸易的顺利开展。

第六章为总结，从贸易网络的延伸、金融网络的运作、组织网络的管理三个层面，总结新加坡潮商如何参与到“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以及他们在此贸易网络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反省本文的不足之处，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两点展望。

第二章 “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形成

第一节 “汕-暹”大米贸易

潮汕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历史甚为久远,《潮州志》有载:“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¹而暹罗是潮汕人海上贸易的重要一站,在泰国发现的“青釉碗”与潮州北郊窑上埔出土的唐“青釉碗”完全一致,证明在唐代潮州瓷器已外销到泰国。²可以说,从潮州开始有海上贸易,暹罗便有潮商的足迹。过去在东南亚各国出土的一些中国宋代瓷器,与潮州笔架山出土的瓷器在质地、釉色、形制等方面都有相同或近似之处,有学者认为宋代潮州瓷器已大量行销南洋国家,是潮汕对外贸易的兴盛时期。³明朝时期,朝廷虽厉行海禁,但是潮汕濒临海洋,在人多地少、生计难谋的情况下,很多人还是铤而走险,下海谋生。明宣德五年(1430年),当时的南澳便“番倭互市之地”⁴,到了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饶平柘林则是“商船巨舰往来之所,日本、暹罗船只时有停泊”⁵。总的看来,潮汕与暹罗等国家之间的海上贸易一直持续不断,但是这种民间贸易大多数时候是不被允许的,当朝廷实行海禁时,从事海上贸易的潮商则被认为是“海盗”并受到压制。直到清朝因为开放暹罗大米贸易,潮商的地位与贸易的性质才有了质的改变。

顺治九年(1652年),暹罗首次向清朝进贡,贡船上除装有香料及暹罗特有之稀奇物品作为贡品外,还装有压舱货物。顺治十六年(1659年),两广总督题准:“暹罗国再来探贡,所带压船货物,就地方交易,

¹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汇编-第四部》(香港:龙门书店1965),页871。

² 陆集源〈潮州古瓷与海上丝绸之路〉,见《潮州日报》,2014年6月12日。

³ 朱育友〈潮汕外贸和潮瓷出口史话〉,见《岭南文史》,1992年03期,页48。

⁴ 〈潮州华侨历史和状况〉,见《潮州文史资料(第七辑)》(潮州:政协潮州市委员会,1988),页6。

⁵ 〈潮州华侨历史和状况〉,见《潮州文史资料(第七辑)》,页6。

其抽丈船货税银清册，移送户部察核。”⁶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又覆准：“暹罗国进贡压舱货物如愿在广东地方贸易，照例免其收税。”⁷ 这些压舱货物大部分是当时福广一带极缺之米粮。这种在朝廷允许之下的民间贸易，正是潮商开启“汕 - 暹”大米贸易的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因听闻暹罗使者说当地米谷丰盛，价钱低廉，故颁召谕：“尔等米既甚多，可将米三十万石，分运至福建、广东、宁坡等处贩卖。彼若果能运至，与地方裨益，此三十万石米系官运，不必收税。”⁸ 从贡船的压舱货物贸易到允许民间进行专门的米粮贸易，潮州商人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大清一统志》便有“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罗买米接济内地民食”的记载。⁹ 当时的澄海樟林港本来只是一个小渔港，随着下海商船增多，此处因水深港阔而备受往来船只的青睐，故成为“通洋总汇之地”¹⁰。潮商前往暹罗运米所用之船为木帆船，朝廷为方便管理，着令各省份船只在船头油饰不同颜色为标记，“广东在东南，南方属火，为红色，故广东民船油红色”，¹¹ 称为红头船。依靠红头船，潮商乘风破浪，开创“汕 - 暹”之间的海上贸易。

随着贸易的繁荣，红头船的需求量迅速增加，本地造船的木料大多是从东南亚，尤其是暹罗进口的楠木、柚木。暹罗大量出产造船所需的木材，而且其木材质量好，价格低。相关资料显示，在暹罗曼谷，一艘重 470 吨

⁶ 梁廷南《海国四说：暹罗国》（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 175。

⁷ 梁廷南《海国四说：暹罗国》，页 180。

⁸ 《大清历朝实录 - 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卷二百九十八，页 3954。

⁹ 潘锡恩、穆彰阿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五五二），见《续修四库全书》第六百二十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 737。

¹⁰ 李书吉等纂修《嘉庆澄海县志》卷之三，见《中国地方志集成 - 广东府县志辑第 26 册》，页 41。

¹¹ 吴二持《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汕人的海上贸易》，见《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 36 卷第 5 期，页 49。

的木船造价仅 7400 西班牙币，而在潮汕的樟林，造价则需 16000 西班牙币，价格要翻倍还多。¹² 于是，红头船的造船基地逐渐转移至暹罗。到乾隆年间，不少潮汕人都到暹罗去造船，潮商到暹罗购船后，同时办好货物，满载而归。《澄海市前埔乡志谱》便有记载：“隆都前埔人许可均等先民，即于彼时合伙租船往暹罗贩运大米，每年农历八、九月从樟林港扬帆出海，翌年春季才运载回归”。¹³ 而这些出海运米的澄海人如果“碰到天时不利无法按时归棹，有的人看那里地缘好，便设法藏匿起来”，¹⁴ “米船据称回棹者不过十之五六”。¹⁵ 于是越来越多的潮汕人留在暹罗从事大米生意，包括种植、收购、碾米、运输、销售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潮商的参与。

18 世纪中叶之后，暹罗与华南地区之间的米粮贸易基本全由潮州商人垄断。¹⁶

在潮汕与暹罗的贸易中，大米是最为频繁、最为大量的进口货物，此外还有蔗糖、木材、象牙、香料和药材等。乾隆八年（1743）规定这些前往暹罗运米的船只：“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¹⁷ 十一年（1746）又规定载米不足五千石的，因航海运米远来，慕义可嘉，故也免其船货税银十

¹² （泰）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泰国潮汕人及其故乡潮汕地区研究报告——第一期：樟林港（2310-2393）》（曼谷：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1991），页 4。

¹³ 《澄海市前埔乡志谱》记载，见黄晓坚〈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华人——基于潮汕侨乡及海外潮人的历史考察〉，《新视野》，2015 年第 3 期，页 120。

¹⁴ 黄晓坚〈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华人——基于潮汕侨乡及海外潮人的历史考察〉，页 120。

¹⁵ 潘锡恩、穆彰阿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五五二），页 737。

¹⁶ 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页 233-234。

¹⁷ 《大清历朝实录-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 20 册），卷二百，页 2935。

分之二。¹⁸ 当时暹米贸易是受到朝廷的支持和鼓励的，但是因为贩运大米“获利甚微”¹⁹，潮商为了有利可图，便想出一个法子：在运载大米的船只上同时运载其他货物，所谓“米不满五千，货可达数十万”²⁰，既从事合法的大米贸易，还可享受其他货物的免税或减税的待遇。商人趋利的热情，促使潮汕与暹罗之间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贸易路线。据统计，至 20 世纪初期从事中泰两国商贸运输的近百艘传统帆船几乎全部为潮汕人所有。

21

樟林港从康熙末年开始兴起，成为潮商进行南洋贸易，尤其是与暹罗之间的大米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繁荣时间跨越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个朝代，历经百年有余。²² 直到 1860 年汕头开埠之后，潮汕的贸易重心才渐渐往汕头港转移。但是，与暹罗之间的大米贸易，并没有随着樟林港的没落而结束，它转而以汕头港为基地继续进行。

第二节 “香-叻”转口港的加入

“汕 - 暹”的贸易历时百年以上，直到 19 世纪，这种传统而保守的贸易方式终因西方势力的进入而发生了变化。

1819 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与天猛公签约，让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的新加坡是一个不甚发达的城市。据记载：“河口约居住有一百户人家（House）和一位长官（Local Chieftain），沿河而上居住了大约

¹⁸ 《大清历朝实录 - 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 21 册），卷二百七十五，页 4003。

¹⁹ 《大清历朝实录 - 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 22 册），卷二百八十五，页 4129。

²⁰ 吴二持《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汕人的海上贸易》，页 50。

²¹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 55。

²² 吴二持《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汕人的海上贸易》，页 51。

30 户海人（ Men of Sea ）²³，还有一些生意人（ Traders ）、海盗（ Pirates ），内陆还有部分进行垦殖的华人（ Chinese on plantation ）”。²⁴ 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之上，也曾是郑和船队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港口之一，本应是中西贸易往来船只的绝佳去处，却没有发展成一个贸易中心城市。有学者认为，当时新加坡海峡的地位虽然重要，可是“政治未具雏形，而且住民多是土著，岛上土地尚未被开辟利用。因此，过往船只少有停泊寄碇的价值，而且还有被海盗劫掠的危险……新加坡在那个时候还停留在落后的时代里……只有少数住民而已。”²⁵

至于何时开始有华人长居于新加坡，目前暂无文献可考。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龙牙门”篇中提到“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²⁶，可见元朝时岛上已有华人居住，是否有潮汕人则不清楚。1949年新加坡考古学家在义顺村附近发现了一座明朝古墓，经证实，这是来自潮阳达濠赤岗乡（现属汕头）的乡民程朝元之墓。这一发现证实了至迟在明代潮汕人的足迹已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²⁷ 直到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已有潮汕人长居于此。当时岛上华人所从事的甘密种植业初具规模，“甘密园遍布自梧槽河西北，沿拉瓦山（ bukit Rawa ）、实利己山（ bukit Selegie ）、苏菲亚山（ Bukit Sophia ）、西山（ Western Hill ）、皇家山（ Fort Canning ）、和丰山（ Bukit Ho Hong ）、珍珠山（ Pearl Hill /Mount Stamford ）、欧南山

²³ 海人（ Men of Sea ），马来语是 Orang Laut ，即海上游牧者（ Sea Nomads ）或海上吉普赛人（ Sea Gypsies ），指在殖民地时代之前便沿着新加坡海岸线而定居的早期移民。

²⁴ Mayo Mohs, Singapore's private story, Primary Minister Lee Kuan Yew, Times, 25th January 1982. 见邱新民《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页 181。

²⁵ 郑文辉《开埠前的新加坡》，页 8。

²⁶ 汪大渊《岛夷志略校注》，页 95。

²⁷ 〈星岛考古学上新曙光义顺村附近发现明朝墓潮阳程朝元客死此地〉，见《南洋商报》，1949年12月13日，页 5。

（ Outam Hill ）、河水山（ Bukit Ho Swee ）等丘陵地。”²⁸ 而从事甘密种植的华人大多是潮汕人。

自接管新加坡之后，殖民地政府治理海盗、开发港口，使新加坡一改过去的落后面貌，经济迅速发展。英国宣布新加坡为自由贸易港，“商船除征收低微的入港费外，进出口货物都不征税。”²⁹ 当时东南亚其它地方，如巴达维亚、菲律宾、文莱等地都征收重税，屡屡排斥中国帆船。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港计划对中国帆船来说是极大的利好，既可以免除税收，增加利润，还能确保安全贸易，华商迅速被吸引到这里。法夸尔上校 (Col.

Farquar) 在 1820 年 3 月 31 日写给莱佛士的信中介绍：“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这个新殖民地在商业上日见兴盛和普遍繁荣相比拟的了。真的，现在只要放眼望望我们这个海港，上游就有二十只大帆船，其中三只是来自中国，两只是来自交趾支那，其余则是来自暹罗 ”³⁰ 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区域贸易尚未完全崩溃，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东南亚各个国家之间的帆船贸易往来频繁，新加坡为高度发展的区域贸易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新机会。³¹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有载，新加坡“虽然极小，其埔头之生理，在南海极盛，莫说西洋甲板继续往来，武吉兼马来酋船无数进出，安南、暹罗各国船至彼”，³² 从中国而来的船只也很多，“上海县、泉州府、厦门、潮州府、广州府并琼州府之船，都往新埔头做生理，并几千福建与广东人住此为商匠士农。”³³

17 世纪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后，一心要将其发展为东南亚的贸易中心，早期暹罗与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贸易多是通过巴达维亚。而“到了

²⁸ 邱新民《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页 182。

²⁹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 8。

³⁰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页 8。

³¹ Turnbull, C.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Kuala Lumpu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13.

³² 爱汉者等编、黄时鑑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 46。

³³ 爱汉者等编、黄时鑑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页 46。

1826 年，新加坡已经取代巴达维亚，成为暹罗与东南亚诸岛贸易的转口中心，而这些贸易主要是由居住在暹罗的暹罗籍和中国籍帆船主进行”。³⁴ 暹罗与新加坡的贸易、以及通过新加坡进行的转口贸易，大米占了最大的份额。上一节已提到，早在 18 世纪中叶暹罗的大米业就几乎完全由潮州人掌握。所以，由于新加坡的开埠而发展起来的“暹 - 叻”航线，潮州人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经营暹米贸易的巨商来到新加坡开设分号或联号，专门从事暹米运往新加坡销售及转口的生意，由“汕 - 暹”之间的大米贸易自然而然再扩展为“汕 - 暹 - 叻”贸易。

香港开埠之后的发展情况与新加坡类似。1841 年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被辟为自由港，允许商人、资金、商船自由进出，香港逐渐成为华南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国际贸易大多经过香港转口与结算。1845 年起，香港与新加坡之间有定期邮轮往来，每月一趟。³⁵ 当时汕头尚未开埠，往来樟林港与新加坡之间的主要还是木帆船，海上航行少则一月，多则数月，效率较低，从汕头运往南洋的物品主要都是纸伞、夏布、茶叶、线香等耐藏物品。往来星港之间的邮轮大大减少了运输时间，汕头商家开始通过香港进行货物转口，并尝试出口易于腐坏的生菓蔬菜等潮汕土产。这些来自家乡的土产受到新加坡潮侨的欢迎，但是邮轮班次毕竟有限，土产及生鲜蔬果等货物无法大量运输南来。直到 1850 年代，越来越多的蒸汽轮船开始行走于香港与南洋各国之间，于是一些看中香港贸易前景的潮商率先来到香港从事南北各地物产的进出口生意，也称为南北行。³⁶ 其中，南线贸易主要就是将大米从暹罗运往香港、汕头，并将潮汕土产运往新加坡和暹罗等地；北线贸易则是指将东北以至津沪一带的特产运至香港售卖或转口。本文主要讨论香港潮商参与南线贸易的情况。因为汕头与香港海程近，而且出入款项大多需要通过香港结算，所以运往南洋的货物除了从汕

³⁴ Turnbull, C.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p39.

³⁵ 高维廉《马来亚侨汇及中马贸易之展望》（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1950），页 2。

³⁶ 湘平，〈南北行的今昔〉，见《潮州乡讯》，第十八卷第十二期，页 8。

头直接运出之外，部分还需运往香港售卖与转口。香港成为传统的“汕 - 暹”贸易中的新进成员，沟通起“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的雏形。

莱佛士的目标是发展新加坡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一个据点，帮助他们获取亚洲地区的土产以及开拓西方产品的亚洲市场。当时新加坡人口稀少，为了开垦荒地，需要大量引进劳工。中国，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广东福建地区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从新加坡开埠起，从樟林港乘坐红头船而来的潮汕人数量不断增加，“到 1827 年，华人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³⁷，而潮汕人占了不小的比例。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渐趋成熟，橡胶黄梨种植业也逐渐兴起，对华工的需求量一再增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天津条约》，汕头于 1860 年 1 月 1 日被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国家合法招募华工的一个重要港口，大量潮汕人作为“契约劳工”被贩卖出洋，从事苦力工作。据统计，1869 年由汕头海关移民至曼谷西贡新加坡者为 20824 人，到了 1895 年增至 91100 人，其中大半至新加坡及英属之地。³⁸进入 20 世纪，新加坡及暹罗等南洋国家潮汕人数量增长进入高峰期，大量的新移民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海外潮人市场，他们虽远离家乡，但生活习惯和饮食口味仍未改变，排解乡愁的方式之一便是购买使用家乡的产品，这是带动潮汕土特产外销的一股重要力量。

前面有谈到，从 1840 年代开始，香港的潮商开始转运潮汕土产来到新加坡应付潮侨日常所需，但是船运班次不频密、海外潮侨数量有限，该项经营并未形成气候。直到 1860 年汕头开埠，大量潮汕人南下，需求市场扩大，西方的蒸汽轮船也驶进了汕头港。先进的轮船技术使航行时间大大缩短，往来汕头港与东南亚之间的时间仅需一周左右。那些易于腐坏的潮汕土产，比如咸菜杂咸、生菓蔬菜等都可以直接从汕头大量出口或从香

³⁷ Turnbull, C.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p.36.

³⁸ 萧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广州：中华工学会，1925 年），页 95-96。

港转口。所以，以潮汕土产和大米为主要经营商品的“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至此方才成型并成熟。

《潮州志》对于四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形式有所记载：

从事南洋航行之商船由汕头出口者多积载南洋移民及移民所需用之杂货食品，迨归航日载客外或由暹罗运米返国……除直航暹罗者，有时经过香港外，余多径往新加坡转赴檳城等处，其新加坡与汕头航路间有归途经暹罗香港而以汕头为归宿点。³⁹

以香港和新加坡为转口港，加强了东南亚与华南的贸易网。⁴⁰ 从樟林港时代的“汕 - 暹”贸易，发展到汕头港时代的“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潮商既保持住传统的暹米贸易，又通过现代轮船和自由贸易港来拓宽商品范围和贸易区域。在西方势力入侵的情况下，潮商在“华南 - 东南亚”贸易中依然保有强势的竞争力，转口港的加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让这个传统的贸易网络有了与时俱进的色彩，也有更强的抗压性。

³⁹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汇编 - 第四部》，页 757。

⁴⁰ 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页 254。

第三章 “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延伸

第一节 新加坡潮商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

随意翻开一份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新加坡潮侨出版物，可以发现其中刊登的广告有不少是这一类型：“选办沪粤香汕各港杂货金山时菓糖果咸料各色罐头”、“香汕京菓杂货神纸神锭豆粥罐头食品”、“兼办暹罗著名火砦白米及代转港手续”……从广告中可以看到，这些商号主要经营来自香港、汕头、暹罗的商品，他们就是新加坡参与“汕-香-暹-叻”四地贸易的部分代表。

这些商号因为货物来源地和货物种类不同而分属不同的行业。经营暹罗大米入口的行业称为“暹郊”，1900 年左右组有同业公会暹郊商务局，后改为泰郊商务局。¹ 二战前的全盛时期，暹郊多达十余家，多数集中于叻基（Boat Quay）一带。经营中国土产杂货的行业统称为唐山郊，因为旅居新加坡的华人以来自闽粤两省居多，所以唐山郊也分为闽帮的厦门郊和粤帮的香汕（沪）郊。² 潮汕人通过“汕-香-暹-叻”贸易网络参与经营的就是香汕（沪）郊。开门七件，日食三餐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便是这两个行业经营的主要商品。而在香汕（沪）郊行业内部，按照不同的主导商品还进行更细致的分类：经营酱油、鱼露、咸菜等咸料的行业称为酱园郊，经营各港生菓（水果）蔬菜的称为金菓郊，经营糖、油、豆、干货食品为主的则称为香汕郊³，这三个行业在战前各有独立的同业公会，

¹ 〈侨团消息——泰郊商务局〉，见《南洋商报》，1940 年 5 月 11 日，页 8。

² 因为来自华中华北地区的中国土产杂货也是通过香港转运，所以香汕郊也称为香汕沪郊。沪，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华北地区的土产杂货。

³ 故香汕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粤帮华侨所经营的来自汕香沪粤的中国土产杂货的行业；二是专指潮侨所经营的糖、油、豆、香菇腐竹等干货食品，以及神纸等潮汕土特产，它与酱园郊和金菓郊所经营的产品有所区别。本

分别是 1890 年成立的香汕郊公局，以及成立于 1904 年的潮州酱园公局和 1907 年的潮州金菓行公局。二战后市场局势较为动荡，因为三者的产品均是来自香港、汕头，且经营者也以潮籍人士为主，为了方便、更有力地与货物来源地进行沟通与磋商，三个同业公会合而为一，组成“新加坡酱园金菓香汕三郊联合会”⁴，所以酱园郊、金菓郊、香汕郊也统称为三郊。三郊商店多聚于盒吧沙球勝路（Upper Circular Road）、香港街（Hong Kong Street）、二马路吊桥头（Hill Street & New Bridge Rd. Junction）一带。第一段提到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广告，便是当时潮侨主导经营的三郊和暹郊行业的著名商号刊登的，他们都是从事入口贸易的头盘商（入口商）。而从事相关货物贸易的二盘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则称为京菓杂货商或京菓粮杂货商。⁵

从 1860 年汕头开埠起，大量的潮州人自愿或被诱逼签订卖身契约，到南洋地区当华工，在各行业充当“苦力”。至 1881 年，潮州人已成为新加坡的第二大方言群体，占华人总人口的 26%。⁶ 为了满足这些南来潮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大量售卖潮汕土特产及潮汕传统用品的杂货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米是华人的日常主食，

文接下来提到的“香汕郊”都是指第一层含义。而“香汕土产”则统指酱园郊、金菓郊和香汕郊三者所经营的香汕土特产。

⁴ 新加坡酱园金菓香汕三郊联合会于 1982 年因业务关系又改名为新加坡粮油食品土产三郊联合会，经营中国商品者即可加入，不再局限于香汕土产，也不再是由潮州人垄断行业。

⁵ 京菓杂货，即指来自中国的糖、油、豆、香菇腐竹等干货食品，以及神纸、纸伞等土产杂货。在三郊行业中，香汕郊经营的产品就是属于京菓杂货的范围。因为二盘商和杂货店经营的产品种类丰富，特别是杂货店，其商品以京菓杂货所占的比例最大，所以称为京菓杂货商。

⁶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 29。

所以杂货店通常也兼售大米。这些分布于种植园区或华工聚居地的杂货店生意红火，获利不少。

19 世纪后期开始，甘密和胡椒种植逐渐没落，树胶和黄梨种植取而代之，虽然树胶和黄梨大种植家主要都是福建人，但是作为员工，潮州人依然占有不小的数量。在 1930 年代金融危机以前，胶价趋高，黄梨业同样发展良好，从事种植工作的华工收入稳定，对日常食用品的购买力强，杂货店“莫不利市百倍”。⁷ 杂货店的兴盛也增强了对货物的需求，促进头盘商的生意。经营香汕头产和暹米的头盘商与香港、汕头、暹罗联系密切，货物不断前来。在香港和暹罗经营大米和中国土产杂货的陈慈龢家族在 1885 年来到新加坡开设分号陈生利（于 1920 年改为陈元利行）；1889 年，新加坡潮商合资在汕头成立福成入口商行，专购香汕头产运销新加坡，是海外华商在汕头正式投资的第一家商号。⁸ 从 1860 年汕头开埠，到 1890 年左右，新加坡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新加坡潮商参与该贸易网络的发展阶段，从单纯依靠轮船往来运货到有固定商号以及同业公会的成立，贸易网络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稳固、贸易规模也随之扩大。新加坡潮商在参与贸易的过程中也慢慢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方式，下文讨论该运作方式的具体情况。

暹郊及香汕郊、酱园郊、金菓郊等都是入口商，入口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采办运销，二是自产运销，三是九八寄兑。采办运销是指新加坡的入口商向汕头、香港或暹罗的商家直接购买一批货

⁷ 〈中南汇率安定后华货南销见增 唐山杂货输入日有进步〉，见《南洋商报》，1937 年 1 月 13 日，页 5。

⁸ 林金枝〈论近代华侨在汕头地区的投资及其作用（1889-1949 年）〉，见《汕头文史论丛（第一辑）》，页 106。

物，然后寄送到新加坡售卖；而自产运销则是指汕头、香港或暹罗的工厂将本厂所产货物运到新加坡销售。比如，陈元利行“销往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各地的暹米来源，有80%由暹京冀利火砵（总部）供应，其余20%向暹京他家火砵采购，集齐用船运往新加坡”⁹，它便包括了自产运销和采办运销两种方式。采办运销通常是由货物来源地的联号进行货物采办及办理配寄等手续；而自产运销方式中，在新加坡的商号通常是分号，作为本厂商品的一个售卖点。这种联号或分号的模式，加强了“汕-香-暹-叻”四地之间的联系。九八寄兑的方式则与上述两种不同，它是指由香港、汕头或暹罗的商家（与新加坡商家非联号/分号关系）运来一批货物，托新加坡商家代为售卖，货物卖出之后，新加坡商家从中抽取2%左右的佣金。九八商家无需雄厚资金，它只是提供了寄卖的服务，对货物本身并无主导权。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九八寄兑是“汕-香-暹-叻”贸易的主要方式，¹⁰随着潮商势力逐渐增强，大型入口商行的联号遍布香港、汕头、暹罗，于是更倾向由联号采办货物，获利空间更大；而本厂货物的自产运销，更是将“生产性行业与贸易性行业结合起来，以源头性生产行业保证了其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货源……提高了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赢利水平，也提高了从事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潮商自主性”。¹¹

头盘商有的专注经营香汕头产或大米中的一种，有的同时兼营两种。比如著名的香汕郊四顺耀记，因经营得法，获利颇丰，其东主陈鸿达于是跟朋友合股在香港再创合顺公司，而后又在汕头创合福盛号、上海创合顺祥号，因生意红火，又再回新加坡开多一家分店顺发祥号，在“汕-香-叻”之间建立起专营香汕（沪）土产的贸易

⁹ 王绵长〈冀利家族资本的历史〉，见《海外潮人史料专辑：汕头文史·第八辑》，页3。

¹⁰ 林济《潮商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物，2008），页197。

¹¹ 林济《潮商史略》，页198。

网络。¹² 曾任三郊联合会主席的陈少明所经营的合祥兴号，是其父亲在 1946 年创立的，合祥兴号的初期生意也以买卖食品、糖、米、盐、豆类、杂货为主，后来由于进口暹罗米所需的资金庞大，合祥兴号放弃白米生意，而集中精力和财力经营土产，在“汕-香-叻”的贸易中奠下业务基础。¹³ 陈元利行则是多种经营的典范，在日治时代以前就有“谷米、南货（东南亚土产）、杂货（中国土产）和船务 4 个部门，分别由四名经理（家长）管理。”¹⁴ 同样位于叻基的吴祥和、蓝伟兴等暹郊则专注经营暹米一种。

暹郊和三郊等入口商都是“成宗批发，不设零售”，¹⁵ 他们将货物批发给二盘商，再由二盘商发兑给零售商。二盘商向入口商购买货物，都是采用“出算盘”的方式来竞标的。具体方式就是，二盘商每天到头盘商处看货，头盘商的负责人（家长）带着算盘坐在角落或者另外一间房，二盘商轮流上前在他的算盘上打出竞标价格，负责人记得价格之后便把算盘上的数字抹掉，再让下一个上来。整个过程二盘商彼此不能透露所出价格，最后价高者得。¹⁶ 标得货物之后，二盘商便将其售与零售商或转运出口。二战前市场行情较好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开盘，暹郊一次有 10 家左右，而三郊数量则更多，忙碌而繁荣的景象几乎日日可见。据 1947 年的《南洋商报》

¹² 潘醒浓《马来亚潮侨通鉴》，页 145。

¹³ 〈胜不骄、败不馁——记商界后起之秀陈少明〉，见《联合早报》，1985 年 1 月 1 日，页 45。

¹⁴ 蔡志祥〈亲属关系与商业：潮汕家族企业中父系亲属和姻亲〉，载于《韩江师范学院学报》，页 20。

¹⁵ 〈中南汇率安定后华货南销见增 唐山杂货输入日有进步〉，见《南洋商报》，1937 年 1 月 13 日，页 5。

¹⁶ 《华人方言群口述历史访谈：余子安》，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 000623 /06，卷 4，页 57-65；《华人方言群口述历史访谈：王思俊》，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 000876，卷 3，页 40-45。

报道，“二马路及香港街一带之香汕郊，包菜白菜堆积累累，各处二三盘商均趋该处标盘采货……香港街道上货车分为三列，路为之堵塞，行人出入斜身肩背互相摸擦”。¹⁷ 这是战后市场刚恢复时的景象，情况仍旧如此热烈，更别说战前该业情形之兴盛。正如上一章提到，进入 20 世纪后，移民往新加坡等英属殖民地的潮州人数量大增，海外市场保持着极大的需求量，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是该贸易网络发展的高峰期。战争时期虽然贸易中断，但战后物资奇缺、百废待兴，该贸易网络又迎来一个发展的小高峰。

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船务公司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上一章已有提到，该贸易网络发展成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轮船的应用使得某些易于腐坏的潮汕特产也可出口，供销南洋国家。在从事“汕-香-暹-叻”四地之间的贸易时，潮人为了保障贸易份额不被西方商人或其他籍贯的商人所抢占，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便逐渐抛弃传统的红头船，开始使用现代轮船运载货物。因为汕暹之间的贸易量逐渐增大，暹罗潮商便于 1905 年组织创建华暹轮船公司，专门从事汕头与暹罗之间的货物运输。这是“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潮商最早成立的船务公司，是“汕-香-暹-叻”发展高峰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暹郊隆兴行的老板是曼谷火砵公会会长卢彪川，他在曼谷拥有多所大型火砵，将所产大米运销香港、汕头和新加坡。华暹轮船公司歇业后，卢彪川便与另外四位经营火砵业的暹罗“座山”¹⁸于 1922 年共同创办五福轮船公司，专门行走于“汕-香-暹-叻”之间。1946 年二战后，星暹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恢复，五福轮船公司将五艘川走星暹航线的轮船委托隆兴行代理，专门负责星暹之间

¹⁷ 〈三艘轮船同日由港抵星 运来万余包白菜生鲜货 由我国出产地运抵星洲费时逾十日 货积聚船舱过久 多半腐烂 输入商多告亏蚀〉，见《南洋商报》，1947 年 1 月 18 日，页 4。

¹⁸ “座山”是潮州俗语，即富豪的意思。在暹罗，拥有自己的大型火砵的米商便被称为“座山”。与卢彪川共同创办五福轮船公司的另四位座山，三位是潮州人，一位客家人。

的大米及土产运输，首次航行便“输进来大宗政府配给米及暹三巴仙自由米、客号杂货”。¹⁹ 在潮商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高峰期内，还有许多船务公司涌现。比如，陈元利行的总部曼谷黄利在一战后也开始代理挪威轮船，并成立中暹轮船公司。作为中暹轮船公司在新加坡的总代理，陈元利行在1930年代便拥有4艘货轮行走于曼谷、新加坡和马来亚之间，以及2艘客货轮行走厦门、汕头、香港、海口、仰光和新加坡之间。²⁰ 这些船务公司主要都是行走“汕-香-暹-叻”航线，提供“搭客配货”的服务。因为船务公司成本高，只有像陈元利行和隆兴行这种资本雄厚的大商号，才有能力同时从事大米及船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业务，为自己的商号运输货物提供极大之便利。而大部分经营“汕-香-暹-叻”四地贸易的商家，并无足够资本自办轮船，只能依靠船务公司进行配货运输。1926年5月19日《南洋商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华成轮刻已修理完竣，准阳历5月21号直往汕头，诸君如欲配货到该埠者，请到敝号面议可也”。²¹ 这是新加坡“再得成号”所发布的广告，它是1920年代新加坡潮侨经营的船务公司之一，代理的华成轮和宽利轮分别行走“汕头-新加坡-檳城”和“新加坡-安南-汕头”两条线路，单纯为商家提供配货服务。因为潮侨所经营的船务公司以走“汕-香-暹-叻”线为主，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经营大米和香汕头产的潮商所优先选择的轮船公司，在“汕-香-暹-叻”贸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链接和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从商品网络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潮商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运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暹郊和三郊等入口商与“汕-香-暹”之间通过采办运销、自产运销和九八寄兑等方式进行的货物贸易；潮商所经营的船务公司在入口商行的配货运载

¹⁹ 〈星暹航运发达 巨轮络绎川行〉，见《南洋商报》，1946年12月4日，页7。

²⁰ 蔡志祥〈亲属关系与商业：潮汕家族企业中父系亲属和姻亲〉，页20。

²¹ 〈第4页广告专栏〉，《南洋商报》，1926年5月19日，页4。

中起到了促进“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作用。二是暹郊和三郊将入口货物再销售给当地的二盘商和零售商，二盘商和零售商经营的京菓杂货业与头盘商的暹郊和三郊行业，共同组成了香汕土产和暹罗大米的新加坡市场。这种运作方式基本上贯穿了新加坡潮商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三个阶段。

第二节 次级贸易网络的形成

中华总商会 1953 年度的商况报告书中提到：“（酱园郊）1953 年因缺乏印尼及联合邦之外销市场……经营整年，难有多大起色”。²² 1954 年度又报告：“（香汕郊所经营的）京菓杂货，不论直透或转运，均因印尼停止输入，暹罗采办减退，联合邦于 9 月份起增加入口税，当地购买力弱，数年市况不振”。²³ ……这些描述告诉我们，1950 年代香汕土产和暹米贸易遭受了诸多挑战；但本节更为关注的一点是，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知道新加坡潮商所经营的酱园郊、香汕郊等，除了新加坡这个消费市场外，马来亚、印尼以及暹罗都是它重要的外销市场。新加坡因地处东南亚中心，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两个优势条件使它的转口贸易迅速发展，开埠后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新加坡的潮人人口比例排行第二，但因国土面积较小，人口总数少，新加坡的潮人消费市场并不算大，对于从事“汕-香-暹-叻”进出口贸易的潮商，除了本地市场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转口贸易，将货物转售予临近岛屿国家。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后的发展高峰期，不仅新加坡本地的市场需求量大为增加，潮商

²² 〈中华总商会发表一九五三年各途商报告（四）〉，见《南洋商报》，1954 年 3 月 3 日，页 7。

²³ 〈中华总商会各途商报告商况〉，见《南洋商报》，1955 年 3 月 2 日，页 7。

还将市场扩展到周边地区，形成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

马来亚（不包括新加坡）虽然四面环海，但是适合开发成为国际大港口的地方并不多，只有槟城一地，港口贸易并不发达。由于地质及气候的关系，马来亚半岛早期最主要是发展种植业和矿业。

“北马的潮州人以种植甘蔗、生产甘蔗或种植木薯为主要行业；南马的潮州人则垄断或大量从事胡椒和甘密的种植行业”²⁴；进入 20 世纪，甘蔗、胡椒、甘密等种植逐渐被树胶和黄梨种植取代；锡矿开采也逐渐成熟；从中国下南洋的潮籍华工大多从事种植业或者锡矿开采业。马来亚地区的潮人数量很多，据统计，从 1901 年的 35,839 人增加到 1970 年的 387,048 人，其间，1947 年总人口为 210,300，比 1921 年多了 133,606 人，27 年间的增长率为 174.2%，是马来亚历史上潮州人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²⁵ 大量的潮州人对日常食用品的需求量十分之大，而当地又缺少与世界各地进行直接贸易的商港，所以，新加坡作为一个转口港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潘醒农的《马来亚潮侨通鉴》统计，马来亚的 11 个州，潮侨最主要的商业都是京菓杂货业。²⁶ 这些京菓杂货商大部分都是二盘商或零售店，只有槟城有较大型的入口商从香港、汕头和暹罗直接进口香汕土产和大米，所以槟城该行业有分为香汕郊、暹郊和京菓杂货商。以下先从香汕土产部分来看新加坡潮商与马来亚之间的互动关系。

²⁴ 何启才编撰《潮迁东殖：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潮州人移殖史与会馆史略》（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彭亨：东海岸三州潮州会馆联谊会，2015），页 112。

²⁵ 郑良树〈大马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析〉，见《柔佛潮州八邑会馆金禧纪念特刊》，页 145-148。

²⁶ 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页 270-279。

马来亚经营香汕土产的商家与新加坡之间的互动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以槟城为代表的。槟城经营香汕郊的商家平时都跟香港、汕头联系采购，货物直接从香汕运到槟城，然后商家再将货物转销中马和北马的部分内陆地区的京菓杂货商，无需经过新加坡转口。在某种程度上，槟城扮演着跟新加坡一样的角色，与“汕-香”之间进行直接的贸易。但是，他们之间的直接联系相对比较脆弱，当发生波动时，依然需要通过新加坡来进行转口。比如，1946年，槟城装卸工友罢工要求涨工资，于是槟城香汕郊致电香港停止配送，转向新加坡吸收货物。²⁷ 1952年，往来槟城和香港之间的怡美利轮不准商家直接在船边起货，槟城香汕郊遂致电香港联号不再寄货。在槟城商号向怡美利轮抵制期间，他们转向新加坡吸收货物。²⁸ 也就是说，新加坡与槟城之间虽然都可以与“汕-香”进行直接贸易，但是新加坡因为在货物数量、轮船数量、商家规模等方面都超越槟城，它比槟城有更强的应变能力。所以当槟城仅仅在卸货发面发生困难时，便无法继续这种直接贸易，还是需要向新加坡转口。

第二种是吉隆坡、马六甲、新山等重要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有不少从事较大规模批发贸易的二盘商，他们从新加坡购入货物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来到新加坡，与新加坡的二盘商一起参与标盘；二是通过向新加坡的二盘商整批购买货物。²⁹ 然后再将货物转销当地零售商。因为吉隆坡和马六甲距离新加坡较远，而香汕土产中蔬果类比较容易腐烂，在罗厘车（Lorry，即卡车）兴盛之后，他们大多都是通过罗厘车运载，可以较好地保鲜。柔佛新山与新加坡只有

²⁷ 〈华南干菓市况转佳〉，见《南洋商报》，1946年11月22日，页7。

²⁸ 〈怡美利轮公司不准商家在船边直接起货 已引起轩然巨波 檳香汕郊电港联号不再寄货〉，见《南洋商报》，1952年6月7日，页8。

²⁹ 〈三艘轮船同日由港抵星 运来万余包白菜生鲜货 由我国出产地运抵星洲费时逾十日 货积聚船舱过久 多半腐烂 输入商多告亏蚀〉，见《南洋商报》，1947年1月18日，页4。

一河之隔，潮州人数量极多，甚至被称为“小汕头”，对香汕土产的消费量相当大。因为与新加坡距离近，货物多数靠船运从新加坡转口。

第三种是柔佛沿海的小城市。虽然新山是柔佛的首府，也有商号是从事批发贸易，但是柔佛沿海小城市的零售商并没有从新山购买货物，而是直接向新加坡购买。比如直落爪哇，与新加坡之间的距离“划船 20 多分钟就到了”；³⁰ 振林山去“新加坡 jurong 搭船一个小时”，³¹ 还有哥打丁宜，也“通过柔佛河运载杂货过去”。³² 因为所购货物数量不多，这些沿海小城市的京菓杂货商多数直接驾着小船来到对岸的新加坡二盘商处购买，只有少部分商品向当地的九八行购买。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在香汕土产行业，新加坡与马来亚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马来亚从事京菓杂货的潮人商号数量繁多，从槟城的头盘商，到普通的二盘商和零售商，基本上都会向新加坡的头盘商和二盘商购买货物，从地理范围和贸易方式的角度来看，形成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商品延伸网络。

再来看印尼，新加坡地处印尼两大领域（苏门答腊和爪哇）的中心，与廖内群岛也只是一水之隔。因此，印尼潮商也多是通過新加坡转口香汕土产。“在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之潮州人士亦不少”，³³ 特别是廖内群岛、占碑和坤甸。这些地方的潮人，“多以耕植为

³⁰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新山：南方学院，2003），页 85。

³¹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页 119。

³²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页 549-550。

³³ 〈荷印华侨人数激增 中文盲反见减少之可喜〉，见《南洋商报》，1935 年 6 月 17 日，页 9。

生，及在锡矿和茶园为工人”，³⁴ 于是经营香汕头产的杂货店多数集中在种植园地及矿区附近。印尼的杂货商业主要掌握在闽南人手中，但是，因为香汕头产来源于汕头，而且这些货物的上游端基本都是新加坡的潮州人在经营，“两地华商之间，好多有着兄弟亲族关系”，³⁵ 因此印尼香汕头产的经营也多由潮汕人垄断。以苏东（苏门答腊东部）为例，“全苏东的闽粤商店占 99%……最多是福建南安人，占 365 家……潮州人 157 家”。³⁶ 相比而言，潮州人所经营的店铺数量并不算少。这些商店以零售商为主，二盘商占少数。占碑和坤甸等地的二盘商向新加坡采办货物，通常都是由轮船将货物配寄回当地再转售零售商。而廖内群岛等小岛屿因与新加坡距离近，有的商号还直接驾小船来新加坡采购货物。

除了马来亚和印尼，进口到新加坡的香汕头产也有一部分转售到暹罗。暹罗潮人数量众多，对家乡土产的消费量相当大，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香汕头产是由汕头直接运到暹罗，也有“殷实富商直接到香港、新加坡办货”。³⁷ 这些殷实富商在汕头、香港和新加坡都设有联号，汕头的联号负责直接入口货物，而香港和新加坡的联号则负责采购当地的香汕头产，再转口至暹罗以补充潮侨消费所需。所以 1954 年中华总商会的年度商况报告中有提及“暹罗采办减退”对新加坡三郊行业造成的影响。此外，新加坡附近的英属婆罗洲等地区，也多数从新加坡进口香汕头产。

³⁴ 〈荷印华侨人数激增 中文盲反见减少之可喜〉，见《南洋商报》，1935 年 6 月 17 日，页 9。

³⁵ 黄望青《从经济角度来看东南亚华人的出路》（新加坡：南洋学会，1970），页 108。

³⁶ 〈荷属苏东之华侨商业概况〉，见《南洋商报》，1936 年 1 月 23 日，页 10。

³⁷ 陈阜民《暹罗状况全书》记载，引自罗晓京〈1910-41 年泰国对华贸易与汕头港〉，页 40。

再来看大米的出口网络。新加坡所输入的大米，以暹罗米为主，缅甸和越南虽有进口，为数较少（表一）。据统计，1871-1915 年大米的贸易量占新加坡对外贸易总值约 10%，³⁸ 其中，以潮侨为主的暹郊所入口的暹米，除了部分供销本地市场之外，其余则“运销全马各埠及荷属各地”³⁹。从表一的数据可以看出，新加坡最主要的大米出口地区为印尼、马来亚和英属婆罗洲等。这与香土土的出口网络基本一致。因为暹郊等入口商通常不直接从事货物转口，而是将所入口的大米整批标售给二盘米郊，由米郊转销出口。为了在这个过程中更有操作的自主性，暹郊通常会派内部成员另外创立二盘米郊。比如陈元利行本身是大型的暹郊，它的经理陈肯构于 1929 年与其弟合办五荣米郊于潮州马车街，继而又创元荣米郊于二马路吊桥头；⁴⁰ 在陈元利行任谷米部“家长”的陈三余，在 1921 年还未离开陈元利行时即组创丰发米郊，1936 年离开陈元利行后，于 1938 年组创南洋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米业杂货等出入口生意，1946 年创设振南荣公司，经营暹米等业务。⁴¹ 这些成员所独立创设的米郊，能在暹郊的大米投标中获得优势，同时也辅助暹郊控制其米业的出口贸易。不过，与三郊行业有所不同的是，因为大米的重量比香土土产大，且出口量大，所以它的出口通常都是由新加坡的二盘米郊负责运往马来亚、印尼等地，较少商家会直接驾船来新加坡采购。

³⁸ 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 Foreign Trade*,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8.pp.198.

³⁹ 傅无闷《南洋年鉴》，页 599。

⁴⁰ 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144。

⁴¹ 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146。

表一：新加坡大米的进出口地分布 (%)

进口						
年份	暹罗	缅甸	越南	其他	总和	
1870	44.75	11.74	13.87	29.64	100	
1875	42.24	23.28	2.08	32.41	100	
1880	59.68	26.24	1.32	12.76	100	
1885	48.68	29.04	13.18	9.10	100	
1890	39.67	49.14	7.77	3.42	100	
1895	46.77	38.21	11.64	3.38	100	
1900	51.90	34.54	12.12	1.44	100	
1905	71.72	26.75	0.20	1.33	100	
1910	64.53	22.57	11.74	1.16	100	
1915	66.65	6.08	26.33	0.94	100	
出口						
年份	印尼	马来亚	英属婆罗洲	锡兰	其他	总和
1870	37.64	25.42	9.64	----	27.30	100
1875	63.33	23.13	6.47	----	7.07	100
1880	79.90	12.92	4.08	----	3.11	100
1885	46.75	29.15	3.66	----	30.44	100
1890	47.34	30.17	8.10	0.01	14.38	100
1895	55.18	32.78	5.06	----	6.98	100
1900	52.41	36.27	5.24	0.48	5.60	100
1905	46.33	41.56	8.16	0.01	3.94	100
1910	46.98	33.26	9.44	6.09	4.23	100
1915	41.98	31.63	2.26	14.85	9.28	100

资料来源：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 Foreign Trade, p198.

换言之，新加坡作为“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一个环节，不仅配合完成香油土产及大米等商品在新加坡本地的销售，而且以自由贸易港的优势，发展出以新加坡为中心、向马来亚、印尼、暹罗、英属婆罗洲等地区出口货物的商品延伸网络。这个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商品延伸网络，从地理范围和贸易形式来看，是从属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次级贸易网络。因此，新加坡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除了扮演消费市场的角色外，还使该贸易网络得到延伸和扩展。

第三节 南洋土产与次级贸易网络的关系

大米和香汕土产在新加坡市场及由新加坡延伸出的外销市场中大量销售，是由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所带动的，也就是说由于甘密、胡椒、树胶、黄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锡矿开采等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形成的潮籍移民规模，为该贸易网络提供了一个数量颇大的消费市场。

1925 年以前，胶锡价格优良，百业兴盛，华人的经济水平普遍较好，对日常所需食用品的购买力也比较强。⁴²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对马来亚的胶锡市场产生了极大的震荡，胶园和矿区关闭的新闻屡见不鲜，许多工人失业，经营香汕土产的生意也受牵连。⁴³ 但是由于潮人数量基数大，日常生活所需用品还是保持一定的需求，而大米是华人最重要的主食，所以“汕-香-暹-叻”贸易不至于大受影响。直至二战爆发，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基本中断，三郊行业沉寂了几年；新加坡殖民政府实施米粮配给政策和粮食统制出口政策，一直持续到战后十余年，经营大米出入口的潮商受到严重压制，暹郊一度只剩两三家。而中国和马来亚、印尼、暹罗等东南亚地区战后政治局势变化多端，贸易政策朝令夕改（表二），使得香汕土产和大米出入口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进入衰退期。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局势之下，多元化的贸易结构便是应对措施之一。

⁴² 〈中南汇率安定后华货南销见增 唐山杂货输入日有进步〉，见《南洋商报》，1937 年 1 月 13 日，页 5。

⁴³ 〈中南汇率安定后华货南销见增 唐山杂货输入日有进步〉，见《南洋商报》，1937 年 1 月 13 日，页 5。

表二：贸易政策对“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影响

年份	事件	影响
1940	欧战爆发，新加坡殖民政府为防止金融外流，将非金镑国家多种货物限制入口；中国货物，限制为最	香汕头产来货不足
1947	1947 星荷贸易停滞，港暹航运畅通，星洲与联邦购买力弱	香汕郊出口荷印、暹罗和马来亚数量大减
1950	汕头解放后，海面严被封锁，有货未能出口	香汕头产供应不足
1953	印尼开始与香港进行直接的物物贸易	香汕头产通过新加坡转口量减少
1954	联合邦实行入口增税，特别是生菓	金菓郊商品输入马来亚减少
	中国东北华中华北等地之出品，可直透运来，无需通过香港转运，成本低廉，经营者趋之若鹜	潮商对香汕头产之外的其他中国土产失去控制
1958	印尼加强与中国进行贸易	减少通过新加坡转口香汕头产
1959	泰国禁止中国货品进口	泰国不再从新加坡购入香汕头产
1960	邻邦国家基于直透采办政策的影响，以及政府采取统制米粮政策十余年，商家不敢大量购入	米粮转口大量减少
1963	印马经济对抗	印尼停止向新加坡购买货物，香汕头产和大米出口受影响
1965	星马分家	双方有关经济贸易未能达成协议，马来西亚市场形同闭塞
1971	中国主办当局将货价提高十巴仙	香汕头产价格高
1973	马来亚米粮入口统制，收归国有	新加坡大米出口马来西亚受到限制

资料来源：根据《南洋商报》所刊登的报道和中华总商会年度商况报告书整理

所幸的是新加坡的潮商早在 1920 年代便在经营“汕-香-暹-叻”传统贸易产品之外，同时涉足南洋土产的经营。南洋土产以暹越及马来亚东岸所产之咸鱼鱼干、以及荷属棉兰爪哇西里伯诸岛及婆罗洲等处土产为主。前者根据咸鱼鱼干的来源地分属暹郊、安南郊和西势郊；后者则属于海屿郊。比如陈元利行，除了前面提到的谷米、杂货、船务部门外，还有南货部门专营以咸鱼和鱼干为主的南洋土产。曾在陈元利行工作 29 年的余子安在接受访谈时说：“像陈元利，它卖……暹罗鱼，也有安南鱼，鱼干，咸鱼干，木箱一箱一箱也是

在溪墘卖。”⁴⁴ 陈元利行所经营的咸鱼和鱼干以来自暹罗、安南以及马来亚西势地区为主，出口至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地区。

笔者根据《马来亚潮侨通鉴》⁴⁵一书中发布广告的潮人商号和该书“马来亚潮侨古今人物志”章节中所提供的商号信息，整理出部分经营大米和土产业的潮人商号的表格（表三和表四）。从中可以发现，部分商号也兼营南洋土产，主要是鱼干和咸鱼，甚至有一些资本较为雄厚的商号，“于渔区之地，设立联号或分栈，以谋营业之发展”。⁴⁶ 也有商号是经营荷属棉兰爪哇西里伯诸岛及婆罗洲等处所产的鱼翅、燕窝、海参、藤席等海屿郊商品。海屿郊商品大多数由新加坡再转口至泰国、马来亚、香港及祖国内地。在马来亚等地的京菓杂货店中，货物种类繁多，“有米、糖、油、盐、咸菜、鱼干、燕窝、鱼鳔、香料、罐头等干粮杂货”⁴⁷，这些货物既包含了来自“汕-香-暹-叻”的商品，也有鱼干、燕窝、鱼鳔等南洋土产。新加坡头盘商所经营的三郊、暹郊、以及鱼干业、海屿郊等不同行业的商品，最后都汇集到一间小小的潮侨杂货店内，形成了连锁的贸易链条，这些杂货店也可以看成是“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一部分。

⁴⁴ 《华人方言群口述历史访谈：余子安》，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 000623 /06。第 5 卷，页 5。

⁴⁵ 选择整理《马来亚潮侨通鉴》中的广告和“马来亚潮侨古今人物志”部分所提及的商号信息，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本书中所刊登广告均为潮人商号，方便整理；二是这本书出版于 1950 年，正好是本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1950 年左右新加坡大米与土产业的情况。

⁴⁶ 〈本坡鱼干业来源大部份由西势输入 暹罗与甸越亦不少 最近市情颇见活跃〉，见《南洋商报》1932 年 10 月 15 日，页 6。

⁴⁷ 白伟权著《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2015），页 140。

表三：新加坡潮州人大米和土产业商号名单（1）

东主姓名	香汕土产	南洋土产	大米	其他
王邦杰	厚丰		怡裕号	生怡兴布店 生怡丰汇兑庄 瑞兴洋杂店
李秉衡	香汕郊 厚丰纸庄		怡裕/五丰	有信汇兑庄
陈德润	生茂号 茂兴号		元茂号暹郊	
李伟南	再顺隆			再和成伟记 万益成汇兑庄
李庆元	谦和祥 天庆隆公司			谦和祥汇兑庄 李庆发兄弟公司 李庆丰兄弟公司
柯义书	存利号			
黄松亭	孔明斋纸料店			森丰号汇兑庄
林卓之	广和成公司 添和成号			
黄仙舟	泰祥号			廷发布行 有信庄 骏丰号布行
许戊泉	永顺盛号 泰泉成公司			永德盛信局
陈鸿达	四顺耀记/顺 发祥			
李合平	同福公司	合源号 兆顺合记		
吴俊森	昭合号	集成昌号		
陈秋槎	光发成/光发 号	三来兴		光荣昌汇兑庄
吴竹村		永万成号		永万隆 保宁济药行
林树森		万美成号		兼营轮船
蔡子庸		元发栈		
刘炳思		刘润丰 刘荣章		
卢浩川		隆兴行		隆兴行船务
陈三铨		南洋贸易有限 公司	丰发米郊 南洋贸易有限公司 振南荣公司	安公司饼干厂 马来亚铁桶厂 振南荣公司
李风严/ 李星严		振和元 永吉成椰干店 裕昌锡树胶厂	裕昌锡米厂	振和丰绸缎店 怡盛泰绸缎店 南成油较 永合成布店
陈永锡		万成顺	万成顺	
郭斯高		通合号 高合号	通合号	
洪开榜			元隆盛/隆盛行/ 正盛	
陈若愚			万成顺暹郊	万合成布店 万永源布店 万顺昌汇兑庄

陈肯构			五荣米郊/元荣米郊	
王万顺			万丰号（暹郊）	船务
林振麟			常记暹郊	

资料来源：根据《马来亚潮侨通鉴》上“马来亚潮侨古今人物志”的记录整理

表四：新加坡潮州人大米和土产业商号名单（2）

商号名称	南洋土产	香汕土产	大米
有生号	√	√	
永裕丰	√	√	
陈元利	√	√	√
万盛	√		√
泰记	√		
万利成	√		
振源丰	√		
源生海	√		
泰昌号	√		
俊发号	√		
南源	√		
陈得发		√	
陈顺发		√	
陈顺成		√	
成兴公司		√	
德源号		√	
鼎盛		√	
南顺利记		√	
南茂		√	
汕头李香合		√	
添和成		√	
振泰昌		√	
郑绵发		√	
新兴栈			√

资料来源：根据《马来亚潮侨通鉴》上所刊登广告进行整理

新加坡潮侨所经营的大米和香汕土产的出口地是马来亚、印尼、英属婆罗洲和暹罗等；而南洋土产的进口地为暹罗、安南、马来亚、印尼、婆罗洲等，其中咸鱼大部分再出口至印尼，而印尼入口的海

屿郊产品则出口至泰国、马来亚以及少部分运销中国。从这些货物的出入口地来看，对新加坡香汕土产和大米业近乎全盘操纵的潮商，凭借次级贸易网络的优势，进而从事南洋土产贸易。在大米和香汕土产经营中所形成的次级贸易网络，让他们对马来亚、印尼等地的市场形势有深入的了解，进而从事次级贸易网络地理范围内的南洋土产贸易，在商品的往来中进一步拓展并巩固这个沟通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次级贸易网络。

特别是在战后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各地民生亟需的大米和具有一定敏感意义的国货（香汕土产），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受到诸多限制。比如，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后，与荷兰殖民者之间在贸易政策上有很大冲突。荷兰殖民者不允许商人将当地土产外销，星印贸易停滞，香汕土产等也遭遇销售瓶颈。于是，很多“华商利用巴刹鱼干港口，将印尼土产运至星洲，再由星洲输入日常用品。”⁴⁸ 原本因为荷印当地复杂的政治局势而受影响的香汕土产贸易，在印尼土产的“走私”中，得以正常进行。1948年，荷印经济部颁布法令，“自由外汇”货物不得输入。⁴⁹ 以前因为外汇局法令森严，华商得不到外汇，所以向星港办货均赖自己之外汇，即“自由外汇”。该法令一出，香汕土产贸易备受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潮商无奈操起“单帮客”职业。“将甲地货物带往乙地，返时则携带乙地土产，调剂有无”。⁵⁰ 在南洋土产的掩护下将香汕土产等带入荷印供应侨民所需。这也是在复杂多变的贸易政策下，南洋土产贸易对次级贸易网络范围内的香汕土产和大米贸易起到促进作用的一种体现。

笔者认为新加坡潮商增加南洋土产的经营，除了上面所讲的两点原因：依托次级贸易网络中货物进出口地之间的互补之便、在复杂多变的贸易政策下的应对措施；还有第三点，是从消费者的层面

⁴⁸ 郁树坤《南洋年鉴》，戊篇页84。

⁴⁹ 郁树坤《南洋年鉴》，戊篇页84。

⁵⁰ 郁树坤《南洋年鉴》，戊篇页84。

进行贸易拓展的考虑。据记载，1869年至1872年间，汕头口岸每年约有2-3万人移民到曼谷西贡新加坡等地，到1895年则增至近十万人。20世纪头二十年，每年多则14、5万，少则10几万⁵¹ 香汕头产是以海外潮人作为主要销售对象，这个庞大的移民市场也的确带动了“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香汕头产贸易的兴盛。但是，大米、鱼干咸鱼、以及海屿产品并不是以潮人为唯一的市場目标。比如鱼干咸鱼，“吾人日常借以为食料之用，除米粮蔬菜之外，鱼干咸鱼等，尤为平民阶级，最普通之下餐品，故鱼干为民食必需品之一”。⁵² 虽然从事咸鱼鱼干入口的暹郊、安南郊、西势郊主要是潮州人，但从事鱼干出口的是仰光郊和爪哇郊，这两个行业主要是以闽人开设的“九八行”为主。⁵³ 陈元利行的老员工余子安在他的访谈中也谈到，陈元利行的大米并没有固定卖给潮州人，做生意的谁要就卖给谁。⁵⁴ 也就是说，除了三郊所售卖的香汕头产主要是针对潮汕移民之外，其他类型的产品，包括大米、咸鱼鱼干、海屿产品等的市场目标是所有的华人，甚至还有其他种族的人。

据统计，1871-1915年新加坡的大米和咸鱼鱼干的贸易量分别占新加坡对外贸易总值约10%和3%，⁵⁵ 而“香汕郊”等中国土产杂货占总体贸易比例相较而言则显得相当之小。可见，以往被认为是“汕-香-暹-叻”贸易网络最主要的贸易商品之一的香汕头产，在新加坡本地市场及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新

⁵¹ 萧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页95-96。

⁵² 〈数月来日台鱼干输入锐减 本坡鱼干业因得保持原有之销途 来源多由安南暹罗西势等处〉，见《南洋商报》，1932年5月25日，页6。

⁵³ 〈数月来日台鱼干输入锐减 本坡鱼干业因得保持原有之销途 来源多由安南暹罗西势等处〉，见《南洋商报》，1932年5月25日，页6。

⁵⁴ 《华人方言群口述历史访谈：余子安》，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000623/06。第2卷，页28-30。

⁵⁵ 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 Foreign Trade 1870-1915*, pp.198&205.

加坡的潮人商号，在大米这个传统强势产品的基础上，增加南洋土产的贸易，除了和大米及香汕郊的进出口地互补之外，也为商号增加了贸易机会。

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指出，潮人经营的船务公司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连接作用。而在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中，潮人的船务公司同样十分重要。以陈元利行为例，“一般需米之邻邦国家，乃将其土产配由原船运回本邦”。⁵⁶

“拥有新加坡最多谷米入口执照”的陈元利行，⁵⁷除了有多艘轮船川行于“汕-香-暹-叻”之外，还有两艘专门的轮船行走于槟城、爪哇等地，将其所经营的谷米及香汕土产运销这些地方，再将马来亚等地所产之咸鱼鱼干运回新加坡。还有，谢子藩的建元号，经营马来亚东海岸所产的鱼干和虾酱；以及蒜头、辣椒干等香汕郊商品；这些商品主要都是出口到印尼，因此需要依靠往来于马来亚、印尼和新加坡之间的轮船运输；在船运方便时，他便会从印尼或马来亚带燕窝等海屿郊产品回新加坡售卖。⁵⁸潮人经营的船务公司基本都有专门行走马来西亚或印尼的航线（表五），他们将香汕土产和暹米运往这些地方，然后再将当地的土产运回新加坡，沟通起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范围内的商品运输。

虽然香汕土产主要针对海外的“潮人市场”，但是由于潮人市场的局限性，会影响到商号的经营发展，所以新加坡潮商根据当地人民的需求，同时配合已有贸易产品的特性和进出口地的特点，增加以鱼干业和海屿郊为主的南洋土产贸易。南洋土产的加入，促进

⁵⁶ 〈一九五九年中华总商会各途商报告〉，见《南洋商报》，1960年3月6日，页6。

⁵⁷ 蔡志祥〈亲属关系与商业：潮汕家族企业中父系亲属和姻亲〉，页20。

⁵⁸ 《新加坡经济发展史访谈：谢子藩》，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001215。卷2。

了次级贸易网络范围内香汕头产和大米的贸易，一定程度上也对次级贸易网络起到巩固的作用。

表五：潮帮船务公司及其航行线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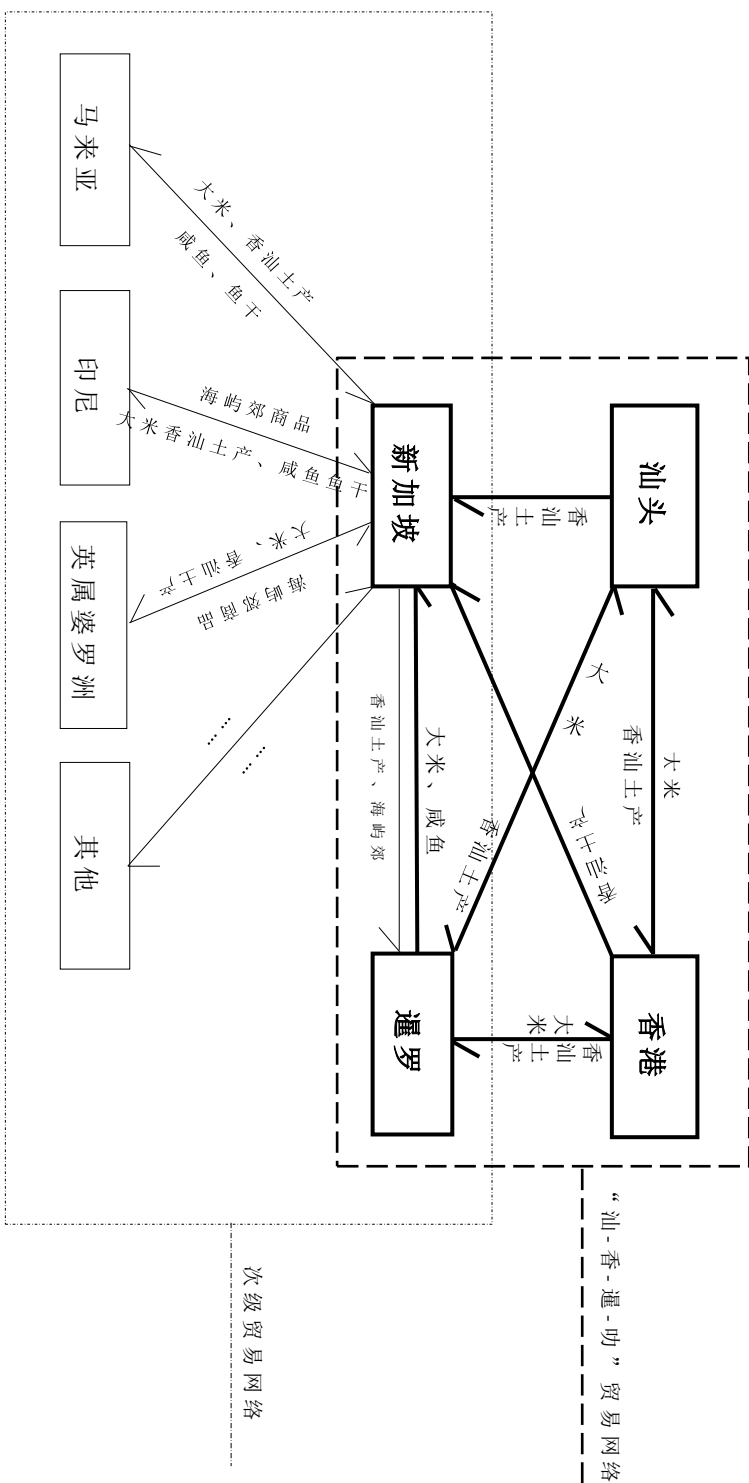
商号	所代理的总公司	轮船	航线
再得成号		华成轮 宽利轮	汕头-新加坡-槟城 新加坡-安南-汕头
陈元利行	中暹轮船公司	轮船六艘 轮船四艘 轮船两艘	暹罗-新加坡 曼谷-海口-汕头-香港 仰光-槟城-吧双
华成船务有限公司		美安轮、海皇轮 福安轮	汕头、香港 马六甲、槟城、爪哇
隆兴行	五福轮船公司	美福轮、福安轮、重庆号、福兴轮、海生轮	暹罗-新加坡

资料来源：根据《马来亚潮侨通鉴》中潮人商号章节提供的信息及《南洋商报》所刊登的船务公司广告整理

第四节 小结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南下潮人的增多，潮商在传统暹米贸易的基础上，将备受潮人欢迎的香汕头产运销南洋。新加坡因其潮人数量众多，拥有较大的消费市场而成为以经营香汕头产和暹米为主的“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重要一环。而且因为它地处东南亚中心，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具有广阔的腹地市场，因此香汕头产和暹米不仅供销本地市场，还转口至印尼、马来亚、英属婆罗洲等地，从地理范围和贸易形式来看，形成了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从属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次级贸易网络（图一）。他们还依托这个次级贸易网络的优势，加入了暹越和马来亚咸鱼鱼干、印尼及婆罗洲所产鱼翅燕窝等南洋土产的贸易。这些南洋土产的加入将“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传统的商品结构进一步丰富，建构起一个更多元化的商品网络，同时也将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让新加坡潮商在面对东南亚地区复杂多变的贸易政策时，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生命力。

当我们把视线集中在“汕-香-暹-叻”这四个港口之间的整体贸易时，看到的是以大米和香汕土产为主的贸易网络。而集中看其中某一个港口的商号的运作情况时，则发现这个贸易网络能够有强韧的生命力和稳健性，并不单纯是由这四个港口之间的商业运输与消费所造就，每一个港口的有关商号的具体运作情况也有一定的互补作用。以新加坡为中心形成的次级贸易网络是潮商在东南亚地区从事跨区域贸易的大本营，它是“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延伸扩展，同时也对“汕-香-暹-叻”贸易网络起到互补与巩固的作用。



图一、“汕-香-暹-叻”贸易网络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的示意图

第四章 侨汇与贸易的合作

在“汕－暹”大米贸易的基础上，潮商通过加入“香－叻”两个转口贸易港而使其形成了“汕－香－暹－叻”贸易网络；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新加坡同时扮演消费市场和拓展贸易网络的角色，形成了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连结马来亚和印尼等周边地区的次级贸易网络。必须注意的是，在商品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除了商品之外，具体的贸易手段、融资手法等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汇业之于商业，犹如血液之于人身，循环流通，不容止息。”¹ 侨汇与商业贸易的互补，是学界早已公认的事实。陈达认为：“华侨汇款与华侨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件事不能绝对的分开。”² 滨下武志也表示：“移民的网络是贸易的网络，贸易的网络就是汇款的网络。”³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较少关注到华人批局网络与商业网络、金融网络之间密切复杂的内在联系。⁴ 原始商业文书的缺乏可能是原因之一，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也遇到这个困难。但早期的报章报道、汇兑公会特刊等资料对此均有不少论述。故本章将利用这些资料，以新加坡为中心，讨论新加坡的批信局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以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的影响下，如何形成自身的侨批网络；以及侨批局如何与香汕头产和大米商号展开侨汇与贸易的合作。

¹ 林戊己〈民信汇兑业之今昔〉，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 1947》（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页 17。

² 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页 87。

³ 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页 66-67。

⁴ 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页 70。

第一节 杂货店与侨批局的关系

早在18世纪，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盛，下南洋的潮人数量逐渐增多。当时新加坡还未开埠，下南洋的潮州人多数去到暹罗或印尼等地区，从事开荒种植的工作。这些南下过番的人大多数属链式移民，并渐渐形成了以方言划分的群聚特点。因为语言的便利，以及乡情的凝聚，早期潮人所开设的杂货店虽然并非专卖香油特产，但也能吸引大量的潮汕客人前来购物，也因此成为潮人交流情感、分享家乡信息的一个重要据点，甚至可以说是早期潮人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

南下劳工多数住在种植园主提供的“宿舍”里，没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所以他们将做苦力所赚取的微薄工资，扣除日常生活所需，剩余的交给信任的杂货店老板代为保存，防止过度花费或被盗，杂货店老板扮演原始的“储蓄银行”的角色。⁵ 苦力们省吃俭用将钱存下来的最终目的是寄给家乡的父母妻儿。如何将积蓄寄回家乡呢？除非自己亲自还乡，否则只能托同乡之信誉可靠者代为捎带，不过南下之人毕竟多是劳工阶层，有能力还乡者并不多，于是稍有商业头脑的人便从事起专为乡人捎带钱物的行当，俗称水客。他们不少曾经是红头船上的船工，经常往来于家乡与南洋之间，对两地情况颇为熟悉。他们选择一间杂货店作为根据地，专为自己熟悉的某一潮汕地区的华侨捎带信款，比如来自澄海的水客，就专门收取澄海及附近乡镇的信款。而潮侨托水客带款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杂货店老板商定，每个月将部分钱存于杂货店，待存到一定额度时，杂货店老板便会托水客帮他们将钱带回唐山老乡；另一种则是水客定期来到杂货店，或

⁵ 柯木林〈侨汇·侨批·民信业——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见《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页499。

深入华工居住的地方，收取华工想要寄回家乡的汇款，并为他们撰写寄给亲人的家信。⁶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在“原始水客时代，潮人的‘商’思想已经在长期的学习和冶炼中萌发。”⁷ 杂货店老板与水客都颇具商业头脑地利用批款进行简单的投资。具体而言，杂货店老板会运用潮侨所寄存的这笔钱款购买货物扩充店面，以获得更多利润；而水客在将信款送回潮州家乡的过程中，也会利用这笔钱款购买一些受欢迎的南洋货物，比如药物、香料等，带回家乡售卖。售卖之后再将本属于批款的部分一一送回给侨眷；另外再将所盈利的资金用于购买潮汕家乡土产，和回批一起带回售卖给南洋潮侨。无论是回批或家乡土产，水客还是以杂货店作为根据地，让华工前来领取与购买。也有商号“专门收购水客带来的家乡土产”⁸，在香汕头产还未大量运销南洋之前，便颇有眼光地瞄准了这一片市场，获利不少。水客与杂货店老板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也是早期侨汇与贸易合作的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杂货店可以说是“民信局的前身”⁹。

从1860年汕头开埠起，大量的潮人被当做苦力卖往南洋。特别是新马一带，自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拓荒开发。潮侨数量的增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市场，对家乡食用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蒸汽轮船的普遍使用也促使潮汕杂咸水果干货食品的大量南运，在原本的暹米贸易上形成专卖香汕头产及暹米的“汕－香－暹－叻”贸易网络。

⁶ 林树彦〈银信局与侨汇之由来〉，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页2。

⁷ 陈训先〈论侨批的起源〉，见《侨批文化（创刊号）》（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3），页31。

⁸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页571。

⁹ 许云樵《星马通鉴》（新加坡：星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9），页624。

大量的潮人移民除了促进贸易的兴盛，同时也增加了汇款的需求，专业批信局随之建立。据目前可考资料，新加坡第一家潮帮批信局应为创建于1835的致成信局，其业务是专门代理托回唐山乡亲的银钱，服务地段仅限于澄邑及其附近县治。¹⁰ 致成信局成立后，生意发展顺利，1840年之后又在沙球勝路（Circular Road，俗称十八间后）设立另一间批信局“森峰栈”，东主均为澄海籍的黄继英。¹¹ 其他华商见此有盈利空间，便纷纷效仿开起批信局，为华侨寄批送款。“各属的劳动者，依托其同乡信局之信用卓著者，由该被委托信局，选派得力人士回乡，一面交清寄款，一面传递消息，并为取得回文。”¹² 据统计，至1887年新加坡已有批信局49家，其中潮帮批信局34家，约占70%。¹³

不过，专业批信局的出现并没有动摇杂货店在收寄批款方面的地位。当时在新加坡，侨批局主要都位于新加坡河沿岸的中心地带，居住在后港、榜鹅等地区的华工，若要去市中心寄批，来回便需半天有多，光是车费和路上茶水费就要花掉1块多，寄10块钱的批款回乡需要花1块多的附加费用，对于辛苦攒钱的劳工阶层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¹⁴ 所以，杂货

¹⁰ 黄少雄〈“致成商号”的浮沉〉，见《侨批文化（第二期）》，页56-57。

黄绍雄在文章中提及，致成信局不仅是潮帮第一家信局，也是新加坡的第一家信局。柯木林在《新加坡民信业初探》一文中则提到“新加坡最早的一家民信局是在源顺街一带，但因人事变迁，世代久远，确实的地址已不可考”。因为信息不详细，无法确定柯木林所说的最早的批信局是否为致成信局，也无法确定致成信局是否为新加坡第一家信局。

¹¹ 黄少雄〈“致成商号”的浮沉〉，页56-57。

¹² 林树彦〈银信局与侨汇之由来〉，见《南洋汇业总会年刊1947》，页2。

¹³ 寒潭〈华人民信局小史〉，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6》，页60。

¹⁴ 《华人方言群访谈：章文林》，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000303/06。卷3，页29。章文林为后港陈昌合杂货店的财副（书记）。

店在专业批局出现后，替华工写信寄批的附加生意依旧红火。比如，位于后港的陈昌合店，经营各种华洋杂货，同时也收取潮人回乡批信。因为可以解决到市中心寄信路途遥远的问题，并且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吸引了众多顾客。¹⁵ 在马来亚地区也是一样，除了槟城、马六甲、吉隆坡和柔佛等大城市，其他地方经营商业的多是小型的京菓杂货店及二盘商。特别是1860年之后，经营香汕特产的潮帮杂货店因为大量潮籍新移民的到来，生意蒸蒸日上。在侨批局正式出现后，杂货店依然延续其早期的使命，为附近种植园区或矿区的潮籍工人收批寄信。在不少访谈中，马来亚当地经营杂货店者都表示：“寄钱去中国，都不通过银行，而是通过兼做汇兑业的当地杂货店。”¹⁶ 荷属印尼的情况也是一样。

从负责带批和办货的水客，到兼营京菓杂货及侨汇业的杂货店，“这种早期由侨批所衍生的递带行业本身就包含有跨域贸易的商业性质。”¹⁷ 在专业批局出现后，杂货店因为深入华人社会之中，继续“负责汇兑，传递消息给中国乡下，扮演沟通的角色”¹⁸，另一方面又兼营深受潮侨喜爱的潮汕土产杂货，成为南洋潮侨的一个情感系点，在潮人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¹⁵ 《华人方言群访谈：章文林》，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000303/06。卷3，页29。

¹⁶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页51。

¹⁷ 李志贤〈华侨特有的专递服务——各帮批信局及其行业组织〉，见《新加坡华人通史》，页508。

¹⁸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页45。

第二节 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侨批网络

“……那时的人若要寄钱回中国，只要写明收信的对象，再把钱交给做汇兑的杂货商号。待收到一定数目后，杂货商会列出一张名单，送去新加坡。新加坡有一些大规模的汇兑商号，专门做这种生意……”。¹⁹ 这段话是马来亚柔佛新山的陈燕鸣在接受访谈时所说，他的曾祖父在新山经营了四家店铺，其中两家是京菓杂货店，都兼营汇兑生意。从他这段话可以知道：第一，柔佛新山地区的潮州人寄批是通过当地的杂货店，杂货店再转交新加坡；第二，新加坡有一些大规模的汇兑商号专门负责收取各地侨批，再转送潮侨家乡。

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后，迅速发展为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开埠初期，新加坡的商业中心是现在的莱佛士坊，沿岸的叻基、十八间后、潮州马车街、香港街、牛车水（China town）等，都是早期华人经商的重要场所。²⁰ 潮州人主导经营的香汕头产和大米商号大部分均位于此处。当时，“大部分侨批业者都是以经营商业起家，再受顾客委托而兼营侨批”，²¹ 比如最早成立的致成信局，其东主是从经营染布坊起家的。不少侨批局则是由经营香汕头产和大米的商号兼营。甚至可以说，依托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贸易网络，潮人批信业也发展出多层次的侨批网络。

首先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层面来看，经营香汕头产和大米贸易的商号，其运货轮船经常往来于“汕－香－暹－叻”之间；潮帮批信局同样需要定期往来于南洋和香港、汕头之间，将批款和批信送往潮侨

¹⁹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页51。

²⁰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编《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加坡开埠百五十周年特刊》，页92-93。

²¹ 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1911-1949）》，页49。

家乡；早期邮局和银行尚未发展成熟，新加坡批信局寄批的方式是“将批信装置小袋中，上书其本人姓名住址，然后寄出，同时于银行购买汇票，自身乘船归返中国以待批信之到达。”²² 每次寄批都需要批局派人同时前往汕头，运货轮船为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兼营香汕土产的批局也可让赴汕头之人同时处理其他贸易业务，一举两得。当时的批局，十之八九都有兼营他业。²³ 比如，李秉衡是有信庄（批局）的负责人，同时又跟潮侨王邦杰一起创办厚丰号香汕郊；²⁴ 还有李伟南经营的再和成伟记批信局和再顺隆香汕郊；²⁵ 洪贤炎除了经营洪万成信局，还有永万成号、逢源号等京菓店。²⁶ 这些经营跨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号所兼营的侨批局，也都比较大，批局网络沟通“汕－香－暹－叻”四地，特别是“汕－叻”之间。

在新加坡，“汕－香－暹－叻”贸易中的头盘商还发展出本地的批发和零售网络，特别是经营零售的京菓杂货店，数量丰富，广泛分布在种植园区附近，因为这些地方是多数华工的聚居之处，对日常食用品需求甚多。这些杂货店为了便利苦力工人，不少都兼营收批工作。不同于拥有跨国批局网络的大型批局，位于种植园区的杂货店有的是这些大型批局（总号）的代理店，只收批不寄批；有的并非代理店，只是因为受到附近华工的信任而帮忙收集少量的批信，再将所收信款转交代理店或总号代为转寄投递。表一是新加坡部分大型批局（总号）在汕头的联号和新加坡本地的分号

²² 寒潭〈华侨民信局小史〉，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页60。

²³ 杨建成《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页85。

²⁴ 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页72、86。

²⁵ 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页84。

²⁶ 〈潮籍闻人洪宝华令尊洪贤炎先生逝世，遗体订十八日举行火化 丧家节约丧费一万五千元捐献子慈善团体〉，《南洋商报》，1967年6月16日，页16。

和代理店。从该表可以看到，有的总号在新加坡本地不只有一家分号 / 代理店，比如再和成伟记有三家代理店，公发祥汇兑信局有四家代理店，洪万成信局有一家分号和四家代理店；而有一些代理店随着运营规模的增大，也会将所收批信交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总号转寄，比如天安信局，便同时是再和成伟记和洪万成信局的代理，将所收取的批信交由这两家总号转寄汕头。一般来说，只有少数规模较大的侨批局才有财力设立分号，而绝大多数的侨批局都是通过代理店的关系网络来运作的。²⁷ 因为代理店只是负责收批交予总号转寄，无需总号给予运营费用，所以新加坡本地的大批局多数还是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来组织运营，形成总号与分号 / 代理店的侨批网络。表一所列的代理店都是收批量较多且有专挂“批局”招牌的，另外还有大量兼收批信的小型京菓杂货店没有列入其中。总之，从总号到代理店再到杂货店的批局网络，与从头盘商到二盘商再到零售商的贸易链条是对应的，这种交错重叠的关系，正好是依托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贸易网络建构起侨批网络的最好体现。

²⁷ 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页73。

表六：新加坡批局的联号 / 分号网络

批局名称	汕头	本地分局/代理店	批局名称	汕头联号	本地分局/代理店
光裕兴批局	汕头荣大批局（联号）	兆兴批局（代理店）	陈合兴信局	成茂批局（联号）	
汇通信局	汕头洪万丰批局、荣丰利批局（联号）	荣兴信局（代理店）	华兴银信局（分局）	梅县松口谢均和批局（联号）	
万德祥批局	汕头陈长发批局（联号）	厚通代理处信局（代理店）	光德棧成记信局	光德棧成记（分局） 洪万丰批局（联号）	
万顺成汇兑信局	汕头普通庄批局（联号）	刘益丰代理银信局（代理店）	李福利批局	汕头李华利批局（联号）	
许顺记信局	汕头光益裕批局（联号）	集丰信局（分局）	许永德盛带	汕头裕益批局、陈悦记（联号）	
公发祥汇兑信局	汕头光益批局（联号）	和成应记（代理店） 再添隆汇兑银信（代理店） 再添隆汇兑银信（代理店） 发成兴信局（代理店）	陈捷泰信局	汕头悦记批局（联号）	
洪万成信局	汕头洪万丰（联号）	广泰盛批局（代理店） 天安信局（代理店） 昌合明利信局（分局） 广泰成瑞记（代理店）	再和成伟记	汕头光益批局、祥益批局、捷成批局（联号）	三发号（代理分局） 广成公司行批局（代理店） 天安信局（代理店）
祥泰隆带信局	汕头悦记批局、普通庄（联号）	潮顺成汇兑信局（代理店）	万益成保家银信局	汕头捷成批局、光益裕批局（联号）	四合兴公司（分局） 胜兴批局（代理店）

资料来源：根据邹金盛所著的《潮帮批信局》整理，页 312-432，页 584-659。

再从次级贸易网络的层面来看。马来亚由于缺乏大型的商贸港口，多数货物均须通过新加坡转口，包括香汕头产及大米等日常所需用品。而马来亚地区的潮侨寄送批信，多数也是通过新加坡。柔佛新山的广泰隆，是一间专售香汕头产等京菓杂货的出名商号，也负责收取侨批。“每当收集到一定数额的侨汇之后，则会通过在新加坡柴船头（叻基南部 / 李德桥一

带的俗称，South Boat Quay/Read Bridge）一带的潮人侨汇局，交予一并处理”²⁸，“基本上是每周汇一次”²⁹。柔佛新加兰的义顺昌杂货店也一样，兼营“收信和汇兑，还包括写信，然后把收来的信托船（新加坡货船）送到新加坡去”³⁰，再转交洪万成信局，由他们将信款寄送到潮侨家乡投递。而这些兼营收批业务的杂货店，多数都是潮州人所开的、经营京菓杂货等香汕头产和大米的小商店。从表二可以知道，新加坡当时的大型批局，分号或代理店开至马来亚的柔佛、吉宁丹、彭亨、沙撈越、森美兰、雪兰莪等地，基本覆盖了整个马来亚地区。这些分号或代理店的运作方式与新加坡本地的分号 / 代理店一样，将所收取的侨批转由新加坡总号代为投寄。表二还显示，部分批局在印尼的三发坡、占碑和邦戛等地也设有分号和代理店，比如再和成伟记、万益成保家银信局等。因为荷属东印度是“接近英属之毗邻，小岛无直通华海之邮船，其华侨寄回批信，必以本坡信局为妥便。”³¹ 1930年，中国邮政总局还明文规定，荷属东印度的批信需由新加坡英殖民政府转寄。³²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完全禁止华侨汇款回国，“印尼地区侨汇只能通过两条渠道回国：一是通过香港与印尼的贸易，把汇款由香港转到中国人民银行拨给国内批局投出；二是通过新加坡与印尼的进出口贸易，把汇款经由新加坡汇往汕头国家银行转投。”³³ 后者正是经营香汕头产的潮商所主要采用的方法。新

²⁸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页127。

²⁹ 同上，页79。

³⁰ 同上，页269。

³¹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潮汕：艺苑出版社，2001），页55。

³² 广东省档案馆藏邮政厅管理局档案，全宗号29，目录号2，案卷号375，页77-82。此处“由新加坡英殖民政府转寄”是指将批信交由新加坡批局后，再由批局汇总通过政府邮局总包寄出。

³³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页101。

加坡潮商将香港与汕头的土产杂货运往印尼，并从印尼运出南洋土产，在这个贸易的过程中，用侨汇款项作为流动资金来处理，从而将印尼华人所汇寄的批款转移到新加坡，再将批款由新加坡批局汇往汕头。新加坡成为印尼侨汇流向汕头的一个必经之处。总体来看，新加坡可以说是印尼和马来亚等地区的侨汇中心。

表七：新加坡与马来亚、印尼等地的批局网络

批局名称	马来亚	印尼	批局名称	马来亚	印尼
陈合兴信局	吉宁丹-陈合兴信局（分号）		光德棧成记信局	马来亚彭亨-陈顺兴睦记批局（代理店）	
华侨银行	彭亨关丹-利源代寄批局（代理处）		李福利批局	吉宁丹-再发批局（分局）	
华兴信局	沙撈越-振昌汇兑信局（代理店）		许永德盛批局	三发坡-曾金泉（分局）	
洪万成信局	吉宁丹-林有成批局（代理店） 柔佛峇谷坡-俊成信局（代理店） 峇株巴轄-许成发汇兑部（代理店）		再和成伟记	麻坡-蔡福盛信局（代理店） 三发坡-周昌兴信局（分局） 柔佛坡-广泰发公司批局（代理店） 森美兰之芙蓉-海泉有限公司汇兑信局（代理店） 雪兰莪吧双-顺吉公司信局（代理店）	
祥泰隆信局	丁加奴之甘马挽-曾坤记银信部（代理店）		公发祥公司汇兑信局		邦夏-海兴号批局（代理店）
陈捷泰信局		邦夏-裕发信局（代理店）	光荣昌庄信局		三发坡-周益兴批局（代理店）
万益成保家银信局	班年-陈荣裕秉记（代理店）	占碑-广发盛民信部（代理店）			

资料来源：根据邹金盛所著《潮帮批信局》整理，页433-516。

除了马来亚和印尼之外，新加坡与泰国因为大米等土产贸易也带动了两地之间的汇兑生意，有不少侨批局抓住这个商机，专门从事“暹－叻”之间的贸易与侨汇的互动。陈元利家族在新加坡除了经营香汕土产、南洋土产和大米、船务之外，还另有一间陈黄利栈经营侨汇业，主要处理涉及暹罗贸易的汇兑业务。除了贸易商号兼营侨汇业务，还有专门的金融机构看准两地之间的贸易商机而专设机构来处理汇款问题。曾任三郊联合会友谊联络组组长的张寿仁，1934年到泰国的顺福成银行工作。1935年顺福成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专办暹罗与新加坡之间的大米等进出口贸易所涉及的汇兑与贷款业务，张寿仁便被派往新加坡负责此事。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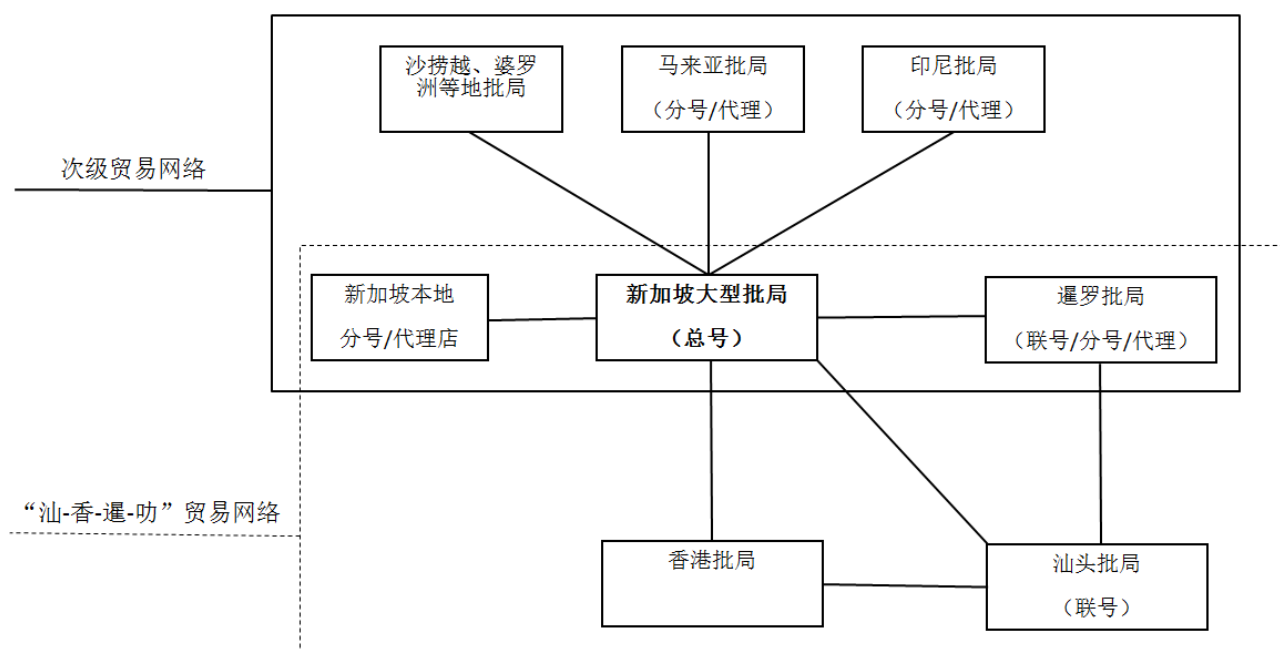
而新加坡本地的侨批局及银行也抓住机会，扩展汇兑部，专门处理暹罗与新加坡之间贸易所涉及的钱款问题。四海通银行于1948年1月20日报表示“自扩充汇兑部经营各港外汇之后，业务日臻发展，星暹汇兑因该行在曼谷有分行之设，故此间侨商咸趋托汇。”³⁵而暹罗方面，也指定四海通等银行处理货物出入口所涉及的汇兑问题。³⁶与马来亚和印尼有所不同的是，暹罗因为潮侨数量众多，与汕头之间也有较多直接联系，所以潮侨汇款无需经由新加坡转寄。两地之间的批局，多是处理贸易汇款的业务，既有联号关系，也有代理关系。

³⁴ 《日治时期的新加坡：张寿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000303/06。访问日期：1983年7月23日，访问员：曾丽冰，卷1，页2-3。

³⁵ 〈四海通银行扩充汇兑部 为顾客申请汇暹手续〉，见《南洋商报》，1948年1月20日，页6。

³⁶ 〈曼谷四海通等银行经获准许办理外汇〉，见《南洋商报》，1946年10月23日，页4。

滨下武志曾指出，作为贸易中途站的新加坡，同时也是金融中途站。³⁷ 以新加坡的潮帮批信局和潮商所从事的香汕头产和大米业来看，便是这个观点的最好例证。经营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新加坡潮商，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基础上，发展出以新加坡为中心，连结马来亚、印尼等周边地区的次级贸易网络；而潮帮批信局，同样以新加坡为中心，形成了连结马来亚、印尼等地的批局网络。而且新加坡批局多数由经营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商家所兼营，马来亚和印尼等地的代理批局则多由潮侨所经营的京菓杂货店负责的。由此可见，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批局网络，是依托香汕头产和大米的贸易网络所建构起来的，两者之间形成了交错、重叠的关系（图二）。



图二：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侨批网络

³⁷ 滨下武志，《亚洲网络中心：香港大视野》，页56。

第三节 侨汇与贸易合作的方式

经营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新加坡潮商，形成了以新加坡为中心、连结马来亚和印尼的次级贸易网络，同时，这个贸易网络又与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侨批网络重合，这种交错重叠的关系为二者的合作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以潮帮批信局和经营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潮人商号的合作来看，侨汇与贸易的合作方式主要体现为两种：第一是通过侨汇的运作增加贸易资本；第二是通过“以货代批”的方式实现双重利润。

通过侨汇的运作增加贸易资本，需要分为总号和代理批局两种不同的情况来展开。通常分号 / 代理店（此处主要指兼营京菓杂货的代理店，包括小型的杂货店）只负责收取侨批，然后再将批信与批款汇总交予总号统一寄出，在业务上仅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种植园区内的杂货店只需收取汇款人的地址和要寄的钱，并记录在册，每周将所收钱款汇总交到新加坡的总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这项业务为自己实现盈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是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这个比例是与总号商定好的。第二，是利用这笔资金在手头的时间进行贸易周转；通常，代理店每周将所收取的侨批转交总号时，只需将批信和一张记录汇款人收款人及金额等信息的纸张交予总号即可，当下无需将批款全部交给总局，而是等到回批到叻之后才将批款交回，侨批在南洋和唐山之间来回一趟通常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³⁸ 所以代理店便有充分时间周转这笔资金，兼营京菓杂货的商号便可以多进货物以赚取更大利润。

而杂货店在这个过程中也摸索出一套增加盈利的经验。例如：章文林所任职的陈昌合店代收后港和榜鹅一带的侨批，然后将侨批交予小坡奉教

³⁸ 《华人方言群访谈：章文林》，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 000303/06。卷 3，页 33-34。

街的洪万成信局转寄。收批规模逐渐增大以后，陈昌合店便将批信的一半另外委托小坡普通庄信局代为寄出。据章文林所言：

为什么要分二家，他说有竞争，或者打高点巴仙率给我们赚……还有一点，我们的信这么多，分成两家就变成赊了两家的帐，所赊的账目就不会太大，这一次给他，下一次给他，这笔资金在我们手中便可以延长几个月。”³⁹

从他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知道：当杂货店收批规模较大的时候，会通过将批信分为两批委托两家新加坡总号代为寄出；总号为了吸引更多的批信，在有竞争的情况下，便会给代理店更高比例的手续费。比如，原本一封批信的手续费比例是0.3%，那么一封10元的批信便可赚取3角，一次如果收取总批款1000元，代理店便可赚取30元。为了竞争更多批信，总号便将代理店收批的手续费提高到0.4%，那么一批1000元的批款，代理店便可多赚10元。其次，将批信分为两家转寄可以延长批款在手中的时间，利于商业运转。通俗地说，假如代理店一次收批3000元，因为这批款项是等到回批到叻之后再交给总号，也相当于代理店赊欠了总号的3000元。如果将批信分为两半交由两家总号寄出，这样欠每一家总号的金额数目便只有1500，不会显得太多。而且，还可将还款日期错开，代理店便无需一次交出太多现金，保证自己手里有足够的资金作为商业运转所需。

再来看总号通过侨汇的运作增加商业资本的方式。大型的侨批局都是“不重汇费重汇价”⁴⁰，对寄批的手续费不甚重视，而是专注从汇率差额中赚取利润。批款汇集到总号手上后，他们并不急于汇出。因为本身资本

³⁹ 《华人方言群访谈：章文林》，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编号000303/06。卷3，页33。

⁴⁰ 刘佐人《批信局的侨汇业务的研究》，见《当代侨汇问题》，页28。

雄厚，他们在汕头或香港的联号也备有一笔数额庞大的流动资金，当汇价不当时，新加坡并不汇出批款，只将批信寄出，并让汕头或香港的联号预支已有资金先派发给侨眷。待到汇价合适之时，再寄资金回汕头或香港补充之前的预支资金。所以总号需备足三份本钱，一份应付门市，一份汇汕在途，一份应付各地州府代理。⁴¹ 汕头大清邮政成立后，规定批信需经其收转，银信分道转递。⁴² 从新加坡将批款寄往汕头，最常用的方式是在银行或银庄购买外汇，“在新加坡买港单的，汇出地付叻币买港单，调拨地的香港收港币，再转托银行或银号折国币汇出收款地”。⁴³ 这种叻币转港币再转国币的“双重外汇”模式是当时最主要的汇款方式。另外也有用比对方方法的：“星加坡向香港发汇款通知单，香港向广州发汇款通知单，广州卖出向新加坡的汇票，三角比对抵消。”⁴⁴ 这两种方式都是在与汇率“赛跑”，试图在汇率差额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以积累更多的商业资本，投资于贸易之中。

另一方面，“以货代批”的方式则是兼营“汕－香－暹－叻”四地贸易的大型批局常用的办法，特别是兼营大米且在暹罗有联号的商号。通常大部分侨批的来源是普通劳工或小商人，还有部分“比较富有的商人，他们或需要到中国办货，或需向中国运货，或在中国开有联号或代理处，这些人因商业上与中国有关系，亦偶尔汇款回国，或是买货，或将南洋商店一部分的盈余，汇给中国的联号。”⁴⁵ 这些商人本身就是通过寄批款来从事贸易，而“道高一尺”的大型批局又利用这些批款从事二次投资，用批款购买南洋地方土产（主要是大米）后运往香港、汕头等地售卖，将所售

⁴¹ 芮诒坝〈有信银庄（信局）琐忆〉，见《侨批文化》创刊号，页63。

⁴²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页45。

⁴³ 刘佐人《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页27。

⁴⁴ 刘佐人《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页27。

⁴⁵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页90。

卖的钱款用来抵消批款，再投递给收款人。在这个“以货代批”的过程中，既收获了收批的盈利，又收获了售卖货物的利润，有时候还能抵挡汇率差带来的损失，保证盈利几率。这种方式虽然在形式上与早期水客带货的简单方式类似，但因为数额巨大，获利水平并非水客可以企及的。陈达在《南洋与闽粤华侨》一书中有描述了这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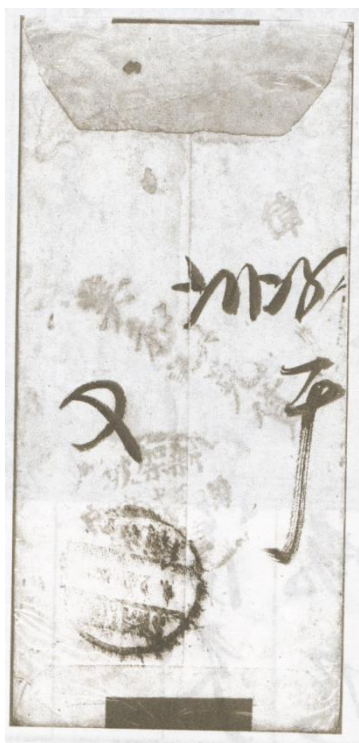
自星加坡至汕头，有时候并无现款汇归，因总店与分馆，即经营银钱业或进出口业，彼此可以划账。或有时候由星加坡批馆利用收入的批款买成南洋商品（例如米）运到汕头售卖以资获利。汕头分馆虽未接南洋总馆的现款，但亦按照‘批信’中所述的数目，由‘派批’分送各汇款的家庭。⁴⁶

目前关于“以货代批”的批信或商业文书较为少见，在邹金盛所编的《潮帮批信局》中展示了两个批封，分别是再和成伟记将批款向美和兴记“购货代批”（图三）和星洲永德盛信局将批款向小坡潮顺成购货代批（图四），⁴⁷ 批封上都盖有“兑货”字样，表示“以货代批”的意思。

总的来说，“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以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正与潮帮批信局的组织运营网络重合，这为彼此的合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代理收批业务的京菓杂货商，通过赚取收批手续费和利用批款购货周转的方式，实现侨汇与贸易的合作；而兼营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批局，则主要通过侨汇的运作，从汇率差额中获得更高的利润以增加贸易资本；或者通过“以货代批”的方式来实现收批和售货的双重利润。通过侨汇与贸易的合作，潮商的香汕头产和大米贸易可以积累更丰厚的资本，拥有更灵活的盈利方式。

⁴⁶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页89。

⁴⁷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页45。



图三：再和成伟记信局将批款向美和兴记购货代批的批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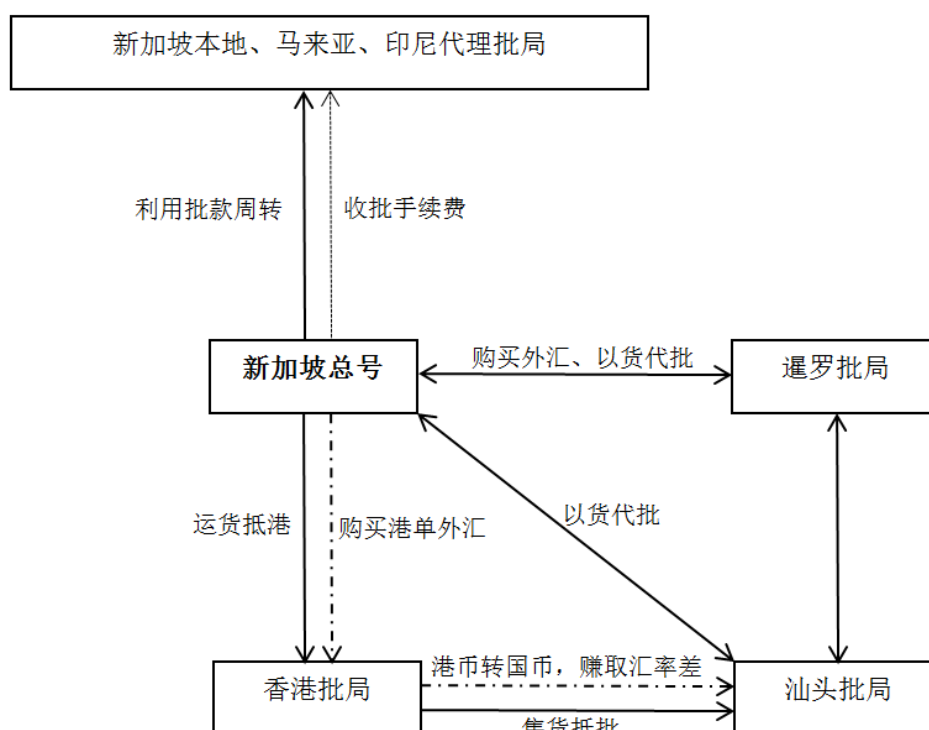


图四：星洲永德盛信局将批款向潮顺成购货代批的批封

第四节 小结

从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到交易额动辄成千上万的大商号，他们以新加坡为中心，不仅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贸易链，而且都经营侨批业务，发展出互相依赖的资金链；可以说，依托香汕土产和大米的贸易网络，潮帮批信局发展出与此交错重叠的批局网络，为侨汇与贸易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侨汇与贸易的合作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正如表四所示：第一是通过侨汇的运作增加贸易资本，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购买外汇，从最有利的汇率差中获得最高利润；第二是通过“以货代批”的方式实现收批和售货的双重盈利。

侨批网络，不仅是批局在地理分布上的结构性网络，也意味着由于侨汇流动所形成的金融网络；而这个金融网络由于操控在兼营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侨批局手上，所以它又与香汕头产和大米业的贸易自然融合，达到批局网络、金融网络和商业网络的深度合作。这种合作使商业贸易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规模也得以扩展。通过这种方式，新加坡潮商在“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扮演资本运作的角色，更好地巩固该贸易网络。



图五：新加坡批局与潮人商号进行侨汇与贸易合作的方式

第五章 “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调控机制——同业公会

东南亚华人社会是一个以商业为向导的社会，¹ 目前研究东南亚华人商业的学术成果颇多，而从商业团体的角度来分析其发展动力的著作相对较少。其中，以新加坡为中心开展的研究，较多关注中华总商会的角色与功能，而作为中华总商会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欲知中国商贾之内容，而兼探其规则习惯者，均须先研究其会馆、公所之真相。”² 同业公会是行业的集体代表，它作为一种调控机制，具有内部治理和外部联系两个层次的机能，在行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相关行业绕不开的课题。

前文已有提及，在新加坡，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的主要行业有三郊、暹郊、海屿郊等，均有其对应的同业公会。这些行业都是进行跨国进出口贸易，因为跨越多个国家与地区，商号在贸易过程中遇到货源、市场、税务、运输等问题时，都需要进行跨域联合调解，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贸易网络的畅通，甚至影响整个行业的前途。同业公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行业的发展，³ 因此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同业公会均将促进贸易的顺利开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设法应对。本章将从同业公会的外部联系角度切入，分析新加坡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在面临跨域挑战的

¹ 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1911-1949）》，页49。

² 《中国经济全书（第二辑）》，两湖总督署藏版，1908年印行，页383。

³ 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页19。

时候，如何与“汕-香-暹”以及次级贸易网络区域内的相关组织进行互动并发挥其调控作用，以维持贸易的正常进行。

第一节 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

行会的历史悠久，在中国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的“行”或“团行”，当时的团行是奉政府之命成立以执行课税任务的；清朝乾嘉时期出现的行会才开始具有工商性质。⁴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量出现的同业公会被认为是由传统的行会演变而来的。它不仅是一个名称之变，其中还蕴含着近代经济结构演变的内在要求与逻辑。⁵

颜清湟认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华族传统商业组织，带着中国同业组织的印记——强烈的地缘和血缘关系——都称为‘行’、‘公所’、‘公会’、‘公馆’、‘局’和‘堂’。”⁶ 这在其他文献中也得到印证。《南洋年鉴》便有谈到，同业公会一般对会员的籍贯是没有要求的，但是由于“南洋华侨之行业每有传统和地方之色彩，即某种行业之经营者，大多均属同一籍别之侨胞，致工商社团中份子亦隐然有籍别之分。”⁷ 本文所讨论的香汕土产及大米行业均以潮州人为主，其对应的行业公会也多由潮州籍会员组成。但是，新加坡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进程与中国相差甚大。自 1819 年

⁴ 朱英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页 5。

⁵ 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页 2。

⁶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页 5-6。

⁷ 郁树坤《南洋年鉴》，页 289。

开埠起，新加坡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下全面发展商业。在商业社会中，同业公会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行业纠纷、维护行业利益而存在的。虽然名称和组织形式沿袭了中国的传统行会组织，但是在性质上它更接近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同业公会，以维护商业利益作为根本的职责。而且，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社会，华人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护自身权益，适应海外环境，组织同业公会成为华商自我团结、壮大力量的最佳途径。“商业行会即因交易的需要和海外的特殊环境而产生……那些从事杂货生意、布匹生意、餐馆生意和中药生意的人，对组织本身的行会，态度最为积极，为的是保障本行业的共同利益。”⁸

“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的新加坡潮商，根据其所经营的不同产品，组织了多个同业公会，比如从事香汕头产行业的新加坡酱园金菓香汕三郊联合会、从事暹罗大米和咸鱼贸易的暹郊商务局、以及从事南洋土产的安南郊商务局（安南咸鱼与大米）、西势郊商务局（马来亚西势的鱼干及其他海产）、海屿郊公所（燕窝鱼翅等印尼和马来亚土产）等。除此之外，与该贸易网络有业务往来的批信局和船务公司，也有自己的行业公会，比如潮侨汇兑公会、中南船务公会等（表八）。这些同业公会都围绕着“联络同业感情、促进行业发展”的宗旨而展开活动，他们通常会要求从事相关行业的商号都加入为会员，比如三郊联合会的章程中便有规定：“凡属新加坡华人商号经营酱园金菓及香汕申暹越杂货出入口生意者，均得加入为该会会员。”⁹ 1940 年三郊联合会还曾登报要求经营菓菜业的商号均加入该公会，表示为了“顾全同业利益……俾将来可以享

⁸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页 12。

⁹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三）》（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页 61。

受同样权利云云。”¹⁰ 商号加入公会则受公会章程约束，需遵从公会的订价规则及行业标准，不允许擅自提价或以次充好，破坏行业声誉；在与其他商号发生纠纷的时候，同业公会也可以起到调解的作用，这主要都是同业公会内部管理机能的体现。此外，同业公会还需要代表行业进行外联工作，协调行业之间、官商之间的关系，保证行业行走于正轨之上。

表八：新加坡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

新加坡			
公会名称	所属行业	成立时间	地址
三郊联合会	香汕郊公会	1890	1946 年合并。1950 年建三郊大厦于戏馆街与潮州马车街交界处
	酱园公局	1904	
	金菓行公局	1907	
暹郊商务局 ¹¹	经营暹罗大米、鱼干等土产	1899	叻基 78-79 号
安南郊商务局	经营安南大米、鱼干等土产	1900	22C Canal Road
西势郊商务局 ¹²	经营马来亚西势鱼干等土产	1931	5B Teo Hong Road
海屿郊公所		1923	初时在罗廊直落，后迁至加宾打街
中南轮船公会	川走中国-南洋航线的轮船公司的行业组织	不详	不详
潮侨汇兑公会	潮侨批信局的行业组织	1925	盒吧沙球勝路 1B

资料来源：根据《南洋商报》相关报道、《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三）》及各公会纪念特刊等资料整理

同业公会进行外联工作的时候，最常接触的就是相关的商业团体，包括本地和贸易所及地区业务相关的同业公会与总商会等。新加坡潮商所从事的香汕头产和大米行业，贸易网络遍布“汕-香-暹-

¹⁰ 〈由华进口菓菜调查表三郊公局经汇呈统制司每年进口约一万一千吨泰国荷印两属尚待调查〉，见《南洋商报》，1940 年 4 月 3 日，页 6。

¹¹ 成立于 1899 年的暹郊商务局，会员主要为经营暹罗大米和鱼干的潮州商人，后改名为泰郊商务局。1949 年成立的星洲暹郊公会与此不同，其成员多数是福建人，闽侨郭景瑚曾任连多届主席。

¹² 马来亚东海岸的丁加奴、彭亨、吉兰丹等州俗称“西势”，是渔业重要产区。经营此地鱼干进出口的行业称为“西势郊”。

叻”四地以及以印尼和马来亚等地区，商号之间的松散联系无法确保贸易的畅通。故而这些地方的相关行业也组成同业公会，比如香港的南北行公所和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暹罗的香叻汕公所、汕头的南商公会、暹商公会、酱园公会和果业公会；以及马来亚的檳城潮商公所、新山京菓公会、雪兰莪潮州京菓商行等（表九）。在贸易过程中，这些制度化的同业组织与新加坡相关同业公会互动，共同解决跨域贸易的挑战。

表九：“汕-香-暹”及次级贸易网络区域内的部分相关同业公会

汕头			
汕头南商公会 ¹³	向南洋出口潮汕土特产	1886	行署左巷怀德里8号
汕头暹商公会	向暹罗出口潮汕土特产	1907	天后宫左巷32号
汕头酱园公会 ¹⁴	向南洋出口潮汕盐制菓菜	约1907年前后	同平路莲溪里2号
和益菓业公会	果业出口，以潮州柑为大宗	约1907年前后	金山二横街33号2楼
香港 ¹⁵			
南北行公所	经营南北土产的行业组织，“南”主要指南洋，大米为主；“北”指中国北方土产。	1868年	文咸东街135号
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	香港经营对新加坡输出干果、洋杂、菓菜的数十家商户组织	不详	不详
暹罗			
香叻汕公所	经营香港、汕头、新加坡之间的贸易的商号所组成的	民国前50、60年	不详
檳榔嶼			
檳城潮商公所	由香汕郊商人发起成立，会员也以香汕郊商人为主	1933	韩江家庙
雪兰莪			
雪兰莪潮州京菓公会	经营香汕土产大米等京菓杂货	不详	不详

¹³ 原名为南商公所，1931年才改名为汕头南商公会。

¹⁴ 酱园公会初期名为南郊公司，后改为南郊公所，1925年再改组为汕头酱园（业）公会。

¹⁵ 在实际运作中，因南北行公所会员多数经营暹罗大米，故而与暹罗关系更为密切；而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是从事“汕-香-叻”香汕土产贸易的商号所组织，与新加坡的联系更为密切，特别是与三郊联合会。

新山			
新山京菓公会	经营香汕土产大米等京菓杂货	1948 ¹⁶	新山直律街110号二楼
苏门答腊			
苏岛华商糖米杂货公会	经营香汕土产以及糖米等杂货	1932	不详

资料来源：根据《南洋商报》相关报道、《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三）》及各公会纪念特刊等资料整理

第二节 同业公会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汕-香-暹-叻”贸易网络最为兴盛的时期。战后，中国及东南亚各地政权动荡，东南亚多数地区实施进出口贸易限制，经济政策朝令夕改，对该贸易网络打击甚大。第三章第三节中已有列出部分政策变化对“汕-香-暹-叻”贸易所造成的影响，相关行业在战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可见一斑。同业公会的调控机能在这个时候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在处理跨国贸易的运输、汇兑，以及与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进行协商等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它发挥调控作用的最主要途径，便是与其他相关同业公会进行合作或协商，共同应对贸易危机。

新加坡经营香汕土产和大米业的潮商，不少也兼营咸鱼鱼干等南洋土产。该行业从鱼产区到进口、出口等环节向来都是掌握在华人¹⁷手上。1939年，一家荷属大洋行企图派人直接到安南暹罗等鱼产区直接购买咸鱼并直运爪哇的咸鱼市场；这对新加坡经营咸鱼业的暹郊、安南郊、西势郊等造成威胁。为了应付洋行这种企图垄断

¹⁶ 新山京菓同业从1940年就开始筹备成立公会，由于日军入侵导致原定计划被搁置，所以战后才重新组织成立。

¹⁷ 除了潮州人，也有部分福建人经营咸鱼鱼干业。本文所指为经营香汕土产、大米并同时兼营咸鱼鱼干业的潮州商人。

咸鱼行业的做法，暹郊、安南郊和西势郊三团体联络一致，与鱼产区的华商达成共识，严格控制鱼产区，使荷属洋行不得染指，同时也改善咸鱼质量，并设法使咸鱼直达爪哇消费者手中，不被中途截取。¹⁸ 虽然根据咸鱼来源地不同而分属三个同业公会，但是经过长期的磨合三个团体之间已达成和平相处的共识。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时候，三者能够团结一致，共同维护行业的利益。

1939 年，殖民地政府为了“保证非常时期本地人口之粮食”¹⁹，施行粮食统制政策，咸鱼因是“民食必须品之一”²⁰，第二年开始也被列入限制出口的范围。粮食统制局渔业顾问约集安南郊、西势郊、暹郊商议此事。经过三公会的争取，结果允许入口商固定贮存两个月的消费量，其余可自由转运出口。在与粮食统制官约定长期存积两个月的消费量之后，三个公会又再开会商讨，根据彼此的进货量议决分别的囤鱼比例，分别是安南郊五成、西势郊三成、泰郊二成，在遇到来货缺乏的时候，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调节。²¹ 而当局

¹⁸ 〈荷属某洋行企图垄断咸鱼业 本坡与此业有关工商界急谋妥善对策 联络一致使鱼区出产不致落于对方之手 并减少消费改良货品俾能适应市上要求〉，见《南洋商报》，1939 年 12 月 4 日，页 6。

¹⁹ 〈粮食统制条例 律政司制定经过总督力言粮食统制之重要〉，见《南洋商报》，1939 年 4 月 24 日，页 30。

²⁰ 〈数月来日台鱼干输入锐减 本坡鱼干业因得保持原有之销途 来源多由安南暹罗西势等处 中国渔业不振无力向外发展〉，见《南洋商报》，1932 年 5 月 25 日，页 6。

²¹ 〈三入口商公局联席会议商定囤积咸鱼比率 安南、郊五成西势郊三成泰郊二成 遇来货缺乏时各公局可互为增减〉，见《南洋商报》，1940 年 7 月 31 日，页 6。

也认同公会的这个决定，并正式取消咸鱼出口限制。²² 从这个事件可以进一步看出，新加坡本地同样经营咸鱼业的三个同业公会，在面对政府的出口限制政策时，为了行业的共同利益形成联合网络，共同协商与互助，方能达成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来与政府周旋。

当处理跨国贸易问题的时候，新加坡的同业公会还需要与“汕-香-暹”多个口岸城市的相关同业公会进行协商，而且不同行业之间还可能进行利益博弈，这样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比如 1947 年，新加坡光复一年多之后，星港贸易逐渐恢复，国产的干果杂货源源供应，甚至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导致香汕郊市况冷淡。就在此时，往来星港之间的轮船运费却居高不下，售价也被迫高涨，“例如生菓一味，港中包菜价只十三四元，若在本坡放兑，价至廿二三元尚须亏本。”²³ 三郊联合会多次召集会员开会，议决向新加坡几家川走星港航线的主要轮船公司提出减低运费的要求，同时致电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汕头南商公会、酱园公会等有关团体，请他们联合一致向各轮船公司提出减低运费的要求。²⁴ 过后，三郊联合会又再发函给中南船务公会，表示：“深感贵公司所订由汕头抵新加坡之载费，过于高昂……希望可以减低上述载费为幸，并请将此函转告

²² 〈当局体恤商艰 经正式通告 取消咸鱼出口限制 三郊商务局已商定经常存鱼办法 各入口商以后来货均须暂缓发售〉，见《南洋商报》，1940 年 8 月 15 日，页 6。

²³ 〈星港往返载费过昂 香港郊负担过重 三郊联会主席要求减低载费〉，见《南洋商报》，1947 年 4 月 8 日，页 4。

²⁴ 〈三郊联会要求减载费电港汕团体协力进行决正式向各轮船公司提出要求〉，见《南洋商报》，1947 年 4 月 10 日，页 6

贵会员”²⁵。中南船务公会对于三郊联合会的请求，并无直接答复，仅表示已将函件转发给各会员。

就在三郊联合会与中南船务公会协商的同时，香港船务公会又再次提高运费，“杂货每吨由六十六元涨至七十五元”²⁶。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当即函告中南船务公会，请求协助向香港船务公会交涉。中南船务公会复函：“请切勿起水脚，此间已尽力交涉”²⁷。然而，中南船务公会对香港船务公会的“交涉”似乎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直到6月份，三郊联合会还未收到任何降低运费的通知，故而在执委会上再次议决：“船局此种迁延答复，尚无团结难收成效……限期予船公会，答复本会要求水脚五十巴仙低减事，倘彼再行依样葫芦，本会当采取更有效步骤。”²⁸船务公会对此依旧充耳不闻，没有任何减低运费的行动。直到1948年8月份，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再次发函给三郊联合会，告知香港船务公会依旧不同意协商运费。“为使今后货运，不致再为船方所随意决定起见……成立联合调解货运机构，对于调配船只分配载位，作公平之调节”²⁹，三郊联合

²⁵ 〈三郊联合会要求减运费 港方杂货运费最近忽然起价〉，见《南洋商报》，1947年4月16日，页4。

²⁶ 同上，页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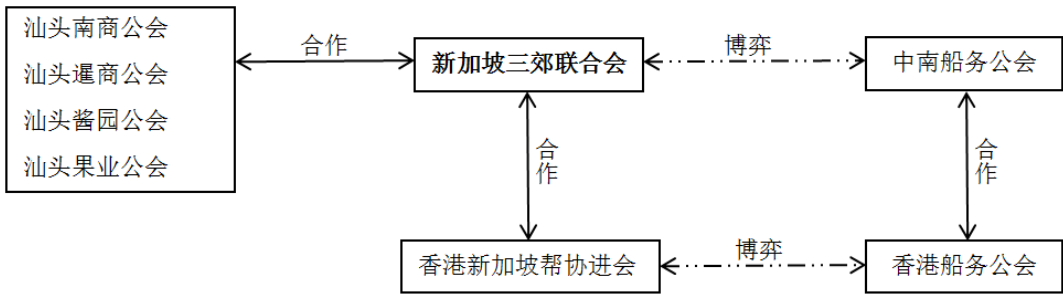
²⁷ 同上，页4。

²⁸ 〈三郊公会为要求减低水脚 限船公会二日内答复〉，见《南洋商报》，1947年6月7日，页5。

²⁹ 〈香港组调节货运机构 酱园金菓香汕三郊同业决予支援 庶可对于调节船只分配载位作公平之调节而不致再为船方所随意决定〉，见《南洋商报》，1948年8月27日，页5。

会对于此事极为赞同：“今后一切进行事宜，本会决予支援，共续同业利益”。³⁰ 运费上涨这件事情至此方才得到些许遏制。

船运在转口贸易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三郊联合会和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汕头南商公会、酱园公会等都是经营香汕头产的进出口行业，旗下的会员商号支撑起“汕-香-叻”的贸易网络，关系十分密切。在面对船务公司涨价这件事时，他们是站在同一条利益线上的共同体，团结合作与船务公会周旋。然而，船务公会却是另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对于三郊联合会和协进会的要求总是避重就轻或者迁延答复，始终不降价。虽然二者在业务上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利益上却是互相博弈。各方的同业公会为了维护行业发展，自然而然进行利益的“拉锯战”（图六）。



图六：新加坡三郊联会处理运费事件所形成的同业公会网络

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代表的是行业的利益，根本目的就是维护行业的发展。从事“汕-香-暹-叻”贸易的商号，因为进行跨国进出口贸易，需要与贸易所及的各个口岸城市的商号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在遇到行业危机的时候，各地同业公会迅速团结一致，共

³⁰ 〈香港组调节货运机构 酱园金菓香汕三郊同业决予支援 庶可对于调节船只分配载位作公平之调节而不致再为船方所随意决定〉，见《南洋商报》，1948年8月27日，页5。

同应对挑战。而且“汕-香-暹-叻”四地的商号彼此之间多是联号/分号，商号之间本是利益相关的合作关系，代表商号的同业公会也形成相应的联合网络，为“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保驾护航。比如在林德利号工作的潮侨李仰光，他是三郊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后来前往香港经营联号，又担任香港新加坡帮协进会的商务部部长，为星港之间的贸易畅通奔走调解。³¹除了合作关系外，同业公会之间还有博弈的关系。博弈关系通常发生在业务上互相依存、利益却冲突的两个行业之间，比如进出口业与船运业。因此，两个行业的公会需要通过博弈来取得平衡，确保双方都达到最理想的利益状态。也就是说，新加坡潮商通过相关同业公会的合作与博弈来实现其调控功能，确保“汕-香-暹-叻”贸易的顺畅，维护行业的利益。

第三节 以总商会作为调解平台

1904年，清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商人成立商会组织，同时也鼓励海外华人成立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是第一个海外华人商会。它成立的基本目的是“以固国体，以维商务”³²，可见“清朝政府开始逐渐重视海外华侨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

³¹ 〈三郊联合会欢宴李仰光李朝江 主席陈荣强深盼推进港星贸易〉，见《南洋商报》，1949年8月19日，页6。

³²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86），页86。

重要性”³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总商会不仅没有失去其华社领导的地位，还因其关注华社的教育与福利等问题，“无形之中演变为华人及华人团体利益的维护者及促进者……亦成为全体华人的发言人”，³⁴是政府与华侨之间的中介机构。

中华总商会自成立之初，其会员便包括个人会员、商号会员及团体会员三种，团体会员指经居留政府注册的商业团体，也即是同业公会。作为总商会的基层组织，同业公会除了负责由商会下达的任务，以及向会员传达由商会告知的市场与政策信息外，在面对中国政府、新加坡政府以及跨国贸易所涉及的国家地区的政策变化与贸易控制时，也会通过总商会这个中介结构进行转达与求助。

比如1928年，汕头邮局发布新令，不准荷属银信跟英属银信合在一起总包寄送，必须按封收费，否则处罚。潮侨汇兑业者在与汕头邮局周旋此事的同时，新加坡潮侨汇业公会也请求中华总商会代为转呈信件给国民政府交通部，认为该要求太苛刻，希望斟酌取消。³⁵还有，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南来考察，中华总商会对各团体会员表示可以代为转呈相关请求信件。三郊联合会于是通过中华总商会呈文，认为中国税则繁重，国货出口，成本颇

³³ 〈从双边桥梁到多边网络：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转型期的新马社会经济关系〉，见陈荣照主编《新马华族文史论丛》（新加坡：新社，1999），页175。

³⁴ 吴德耀〈我对中华总商会在新加坡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81），页286。

³⁵ 〈总商会致国府交通部电稿照录 为汕头邮局新颁苛例事〉，见《南洋商报》1928年10月30日，页4。

高，对新加坡从事三郊行业的商人造成极大之压力。信件由总商会转呈，请求国民政府财政部撤销各项税则，以推国货。³⁶

对于经营香汕头产的商家而言，1947年是“四面楚歌”的一年。一是因为星港之间运费高居不下，售价被迫高涨。二是汕头各指定银行对内地出口物产结汇牌价太低，使出口商蒙受种种不利。³⁷因为汕头土产出口，需要通过指定银行结购外汇，也就是出口商需要将其外汇收入出售给指定银行，银行按一定汇率转换为等值国币给回出口商。当时汕头各指定银行对于出口结汇牌价定为港币1元兑换国币2450元，在港币市价高涨时，银行结汇牌价却始终不改；与同时段广州市各银行的出口结汇牌价（1:2790）相差几百元，汕头出口商损失惨重。³⁸因此，汕头南商公会、暹商公会、果业公会、酱园公会联合来函告知三郊联合会：“各同业为坚决要求提高结汇牌价，经一律暂停配运，以维血本，并望此间三郊联合会，予以声援。”³⁹因三郊联合会所经营的货物多数来自汕头，如果停止配运，新加坡将面临断货危机，所以必须予以大力支持。

³⁶ 〈潮侨汇兑公局酱园金菓香汕三郊公会向陈实业部长呼吁 请转呈交通部财政部维护商业〉，见《南洋商报》1934年5月3日，页6。

³⁷ 〈汕头商团因港汕结汇过低损失惨重要求改善 议决结汇未提高以前 暂勿配运 函请本坡三郊联会声援电我政府改善〉，见《南洋商报》，1947年7月4日，页5。

³⁸ 〈汕头商团因港汕结汇过低损失惨重要求改善 议决结汇未提高以前 暂勿配运 函请本坡三郊联会声援电我政府改善〉，见《南洋商报》，1947年7月4日，页5。

³⁹ 同上，页5。

汕头同业公会认为“外洋方面对于国内请求向有相当效力”，⁴⁰所以特函三郊联合会，希望请中华总商会代电中国政府以拯危急。三郊联合会接函后迅速请中华总商会“据情代电我国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及南京中央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谨恳顾念商艰，对于出口结汇牌价，迅速予以提高并施行出入口相抵之办法，以利商途营业”⁴¹，国民政府财政部接函后也迅速覆电告知已请中央银行查酌办理。⁴²

在殖民地时期，中华总商会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在新加坡的一个联络处，三郊联合会等同业公会均是中华总商会的会员，面对“汕-叻”之间的跨国商业问题时，中华总商会自然成为华商的代表，向中国政府转达华商的诉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中国积贫积弱，需要仰靠海外华商的侨汇投资来促进中国贸易与发展，华商在中国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汕头的同业公会才会认为中华总商会的请求“有相当效力”。所以三郊联合会在联合汕头与香港的同业公会的同时，还把握与中华总商会的这层关系，通过中华总商会去转达诉求，共同面对中国政府的贸易控制与政策变化，维护新加坡华商的权益。

新加坡潮商在次级贸易网络范围内从事香汕头产和大米等贸易的时候，也面临着当地政府的政策影响。比如 1954 年开始，马来

⁴⁰ 〈汕头商团因港汕结汇过低损失惨重要求改善 议决结汇未提高以前 暂勿配运 函请本坡三郊联会声援电我政府改善〉，见《南洋商报》，1947 年 7 月 4 日，页 5。

⁴¹ 〈潮州华侨历史和状况〉，页 5

⁴² 〈汕市结汇事令中行查办财部覆总商会〉，见《南洋商报》，1947 年 8 月 7 日，页 5。

亚联邦政府实行入口增税，尤其生菓一项更加收高额税率，影响了三郊行业的出口量。到了 1956 年，联邦政府再次提高日常食用品的入口税，三郊行业所经营的冬菜、菜脯及榨菜等入口税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三郊联合会因此请中华总商会代向联邦当局请求豁免平民大众日常食用品的增收入口税，以免影响联邦之民生。⁴³ 中华总商会也十分配合地马上去函代为呈请。而印尼方面，自其独立以后便出台种种贸易限制措施，致使三郊行业所经营的各种日常食用品的出口量“减少达五六十巴仙之巨”⁴⁴。因此三郊联合会要求工商部代为交涉，同时也致函中华总商会请求协助。三郊等行业进行的是跨国进出口贸易，需要经常应对不同国家经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贸易挑战，同业公会作为一个制度化组织代表行业进行交涉的同时，也会拉上中华总商会这个“大佬”。一来是因为同业公会是总商会的基层组织，政府层面的应对通常需要通过总商会代为转达；二来则是因为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社会网络的制度化中处于中心地位”，⁴⁵ 利用总商会的影響力可以更有效地使问题得到关注与解决。所以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和中华总商会形成了密切合作的关系，共同为“汕-香-暹-叻”的跨国贸易创造有利氛围。

⁴³ 〈三郊联合会函请总商会代向联邦交涉豁免入口税〉，见《南洋商报》，1956 年 11 月 15 日，页 7。

⁴⁴ 〈三郊联合会要求工商部 向印尼交涉增加粮食入口额 为本坡粮食商人打开一条生路 促进星洲与印尼两地经济繁荣〉，见《南洋商报》，1955 年 9 月 23 日，页 5。

⁴⁵ 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见《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页 116。

中华总商会对于会员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居间调处商业纠纷”⁴⁶。通常商号层面的纠纷由同业公会进行调解，而行业层面的问题则是同业公会之间协商，或者同业公会通过中华总商会进行居间调解。新加坡驳业联合咨询委员会决定于1950年1月份开始实行划一载价，三郊联合会因其所订立的港汕来星货物载价有欠公允，反对执行。殖民地经济司认为“驳业所关问题，均以华商比较复杂，故皆以中华总商会之意向是瞻”，⁴⁷将此事交给中华总商会处理。总商会于是将驳业联合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划一工价表，抄录函送各有关同业公会，请他们调查市面实际情形后将情况报告总商会，再由总商会进行居间调解。期间，三郊联合会和驳业联合会也多次借总商会会所进行谈判，由总商会从中周旋，促使双方圆满解决问题。

在殖民地时代，并没有健全的法律可以保护从事跨国贸易的华商，尤其在维持商业信用方面，更是无能为力。以同业公会和总商会为主的商业团体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加坡潮商在参与“汕-香-暹-叻”贸易过程中，需要随时警惕地面对汕头、香港、暹罗，以及次级贸易网络范围内各地区的贸易政策的差异与变动，以保证贸易开展的合法化与盈利性。所以，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在与本业相关团体形成联合网络的同时，还进一步借助中华总商会这一平台，进行诉求转达或纠纷调解，依靠总商会在亚洲区域贸易中的影响力和执行力，以求更好应对各地的政府控制、

⁴⁶ 〈中华总商会章程（1933）〉，见李秉萱《文献解读与历史叙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和功能的研究（1906-1942）》（厦门：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0），页206。

⁴⁷ 〈总商会召开各商团会议 研讨驳业划一工价事 主席陈锡九言载价应否统一权在政府当局〉，见《南洋商报》，1950年5月12日，页5。

政策变化，以及解决行业纠纷，确保行业稳健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这些同业公会更好地实施行业调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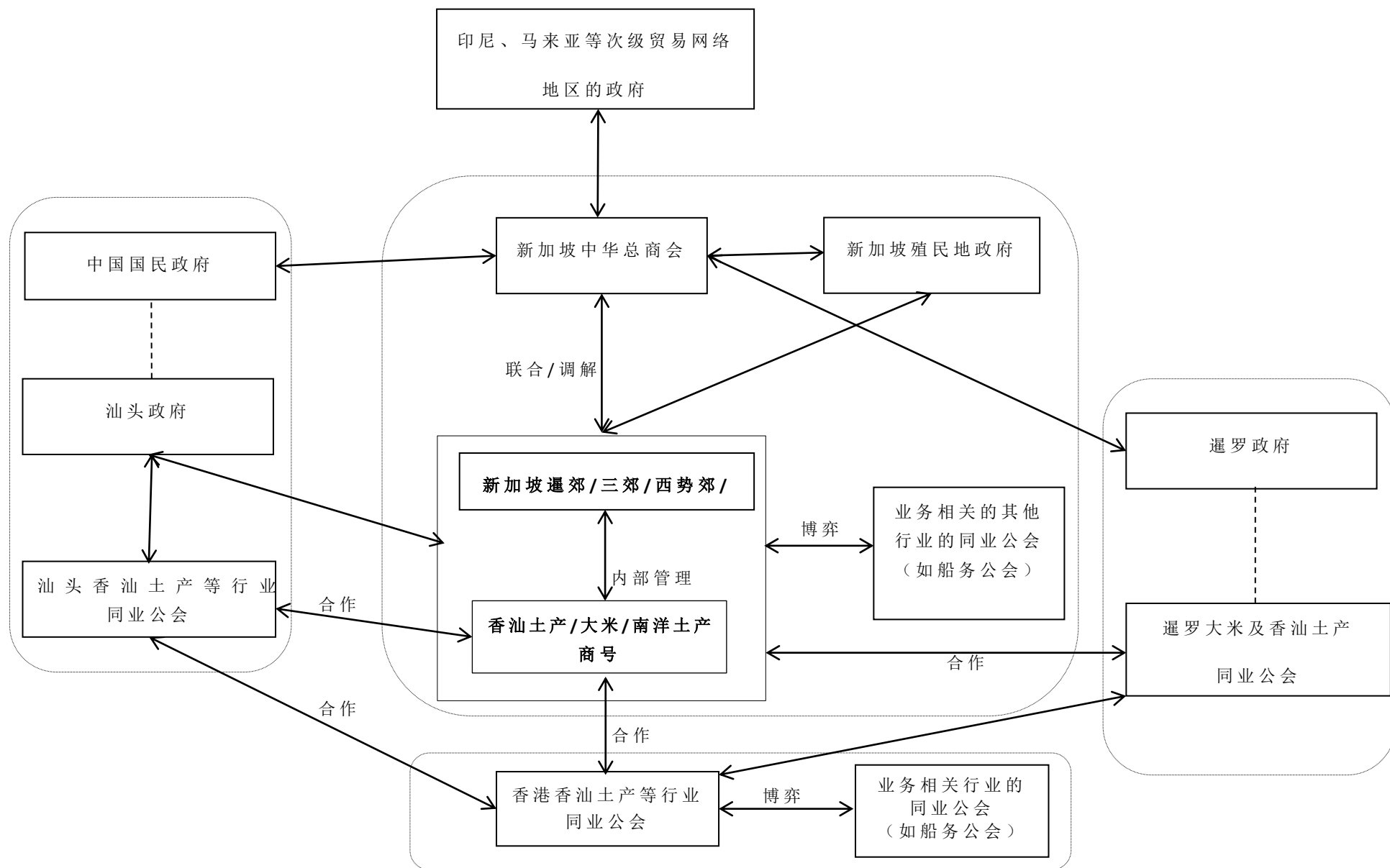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小结

新加坡潮商在参与“汕-香-暹-叻”贸易网络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郊（酱园、金菓、香汕）、暹郊、安南郊、西势郊、海屿郊等主要行业，这些行业支撑起“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叻”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得以正常运行的主要动力，除了商号所建构的货物运销网络、侨汇运作网络外，更有同业公会作为一种调控机制，对商业活动进行规范、对行业权益进行维护。

新加坡本地的同业公会，与“汕-香-暹”三地的相关同业公会形成联合网络，不同港口城市从事相同产品贸易的行业，因为站在同一利益线上，是紧密合作的关系。而在贸易过程中，有些业务上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密切的商业组织，却因为其利益取向不一致而形成博弈关系。相关同业公会之间通过进行合作与博弈，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以更好地应对行业危机，保证“汕-香-暹-叻”贸易的正常开展。另外，在面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变化多端的贸易政策时，同业公会与中国政府、殖民地政府，以及贸易相关国家政府（比如马来亚联邦政府、荷属印尼政府）接触的时候，多数是借助中华总商会这一平台进行诉求上传与商情转达，形成上下级的组织网络共同与政府周旋。

一言以蔽之，新加坡本地的同业公会通过与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的同业公会沟通联系，形成多层次的调控机制（图七），协调各方关系，维护“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叻”这一环节商家的共

同利益，保证这一环节的正常运行，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以及次级贸易网络。同业公会是新加坡潮商在这个贸易网络中扮演调控角色的载体。



图七：与“汕-香-暹-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所形成的多层次调控机制

备注： 代表“汕-香-暹-叻”四地区 \longleftrightarrow 代表同业公会之间的互动 ----- 文中未提及的关系

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研究成果

在潮商历史研究中，“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是不容忽略的课题。它是19世纪中叶汕头开埠后在海外潮商（主要是暹罗和新加坡）的推动下而形成的，是汕头发展成为重要对外港口的主导动力之一。目前关于“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的研究多数以汕头、香港或暹罗为中心来展开，但是这个贸易网络得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每一个环节的稳固是最基本的保障，新加坡也同样重要。对于新加坡这一环节研究的缺失，主要的原因是原始资料的不足。针对这一不足，笔者通过档案馆、图书馆及实地考察等途径，发掘整理出汕头、香港、泰国、新加坡与该行业相关的史料，比如殖民地档案、潮海关档案、相关行业公会的特刊等，同时也使用了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从事“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的商人和员工的口述历史，并且整理了《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早期报章关于此行业的大部分相关报道。在对所搜集的史料进行整理与剖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新加坡为中心，探讨了新加坡潮商参与“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的情况以及他们在保障该贸易网络稳固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指出依托朝贡贸易发展起来的“汕 - 暹”大米贸易是“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的雏形，19世纪中叶加入“香 - 叻”两个转口港后才形成以经营香汕头产和大米为主的“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正如滨下武志所指出“近代亚洲贸易圈并不是由西欧资本主义的进入才开始形成，而是以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由于新加坡和香港两个转口贸易港的出现……由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贸易圈的贸易关系才变得更为

活跃起来”。¹ “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作为近代亚洲区域贸易圈的一部分，依托于朝贡贸易的“汕 - 暹”大米贸易确实体现了其作为历史根源的重要性，而转口港的加入则让其更为活跃。

本文从以下三方面作深入剖析，首先，以新加坡这个转口港为中心来看，它的加入让该贸易网络得以向东南亚地区延展。本文提出“次级贸易网络”的概念，强调由“汕 - 香 - 暹 - 叻”中“叻”这个港口城市延展开来的贸易，也属于该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在增加贸易量的同时，也有助于维护该贸易网络的顺畅与稳固。具体来看，新加坡作为“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的一个环节，由于拥有大量移民而成为大米和香汕头产的重要消费市场，潮商在本地贸易中形成了从暹郊、三郊等进口商到经营批发和零售的京菓杂货商的贸易链。同时，依靠自由贸易港的优势地位，潮商通过香汕头产和大米的转口贸易将拥有大量潮人移民的马来亚和印尼等地区连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并通过加入马来亚、暹罗的咸鱼鱼干，以及印尼海屿产品等南洋土产的贸易，以进一步深化次级贸易网络的商品结构。次级贸易网络是“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的延伸与扩展，它的存在拓宽了消费者市场，同时也给新加坡潮商更大的空间去应对变化多端的贸易政策。

其次，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它的加入使得贸易资本的运作更为灵活；因为依托香汕头产和大米贸易建构起来的潮人批局网络，与“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交错重叠，使得侨批业的金融业务正好为香汕头产和大米（以及部分南洋土产）贸易提供融资的便利。新加坡本地、以及马来亚和印尼等地区的杂货店多数都兼营收批业务，然后再将所收批信交由新加坡的大型批局（总号）转寄潮州地区的侨乡，形成了以新加坡

¹ 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231-232。

总号为中心的侨批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潮商，特别是经营大型批局的新加坡潮商，扮演了资本运作者的角色，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侨汇与贸易的结合：一是通过侨汇“由叻汇港转汕”的运转过程，从汇率差额中获得高利润以累积贸易资本；二是通过“以货代批”的方式获得收批与售货的双重利润。

第三，新加坡潮商还通过同业公会形成多层次的调控机制来保证行业的利益和贸易的畅通。该贸易网络从兴起至衰落的百余年间，正是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从事跨国贸易的香汕头产和大米业，在货源、市场、运输、结汇等问题上均需进行跨国的调解，商号间松散的联系与单薄的力量无法应对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在面对政府控制、政策限制、行业纠纷等问题的时候，三郊联合会、暹郊公会等组织通过与新加坡本地、“汕 - 香 - 暹”三口岸城市、以及次级贸易网络范围内的各个地区的相关同业公会进行合作与博弈，以达到各方利益平衡；当需要与政府进行交涉的时候，还会联合在亚洲区域具有较强影响力和执行力的中华总商会进行商情转达与诉求上传，共同与政府进行协商与周旋。

在近代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局势下，历史的积累是该贸易网络得以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恰当的经营方式。本文以新加坡为中心，从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制度等角度切入，确切说明了“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并非一个单薄的商品运销网络，它与作为消费市场的移民网络互相依赖，同时又在贸易过程中通过商品和贸易空间的延展以加强贸易结构，并形成了提供贸易资本的金融网络、发挥调控作用的同业公会网络；由这些重叠交错的多层次网络共同作用，应对复杂的跨域贸易问题，保障贸易网络的稳固与顺畅。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潮商扮演了拓展者、资本筹集者、危机调控者的多重角色。

这一结论也回应了学界关于近代华商网络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华南与东南亚间存在着一个有机的跨国华人社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² “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所经营的香汕头产及大米等是潮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远离家乡的潮人移民的情感寄托；在潮人移民聚居的地区，广泛分布着售卖香汕头产和大米（以及咸鱼鱼干等南洋土产）的小杂货店。本文的研究显示，“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以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网络正是依托东南亚地区的潮人移民网络而形成的。潮人移民与这些杂货店感情深厚，不仅因为它售卖着家乡风味的产品，还因为它兼收批信，是与家乡取得联系的重要途径，为移民递送家书与批款的侨批网络实则依循贸易网络的轨迹而形成。正如滨下武志所言：“移民的网络就是贸易的网络，贸易的网络就是汇款的网络。”³

戴一峰等学者认为近代华商网络是多层次的复合网络，“形态逐渐衍生，结构逐渐复杂，层次逐渐增多，覆盖空间也逐渐扩展，由此形成一个包括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组织网络与跨国（地区）经济网络等三类不同网络形态的经济 - 社会复合网络。”⁴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此观点不谋而合。依托潮人移民网络而形成的“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与侨批网络互相重叠并进行合作；由于该行业内在发展需求而形成的同业公会网络，又对该贸易网络进行调控。这多层次的网络结构正对应了“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组织网络、跨国（地区）经济网络”，共同构成“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多方位支持其正常运作。

² 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1911-1949）》，页 223。

³ 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页 66-67。

⁴ 戴一峰〈“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化解读〉，页 134。

第二节 局限与未来的深化研究

“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是近代华商网络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对深化近代华商网络的认识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目前学界关于“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的研究并不丰富，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原始商业文书的缺乏。故而本文较多使用的资料是报刊报道和口述历史资料，以及部分殖民地资料和海关资料等。由于时间限制，笔者仅在新加坡、泰国曼谷和汕头三地进行田野考察和资料收集，而且因为语言不通，在泰国收集资料没有达到理想目的。以后如有可能，笔者希望再次到泰国、以及香港、马来亚、印尼等地进行更深入的田野考察，继续挖掘这方面的资料以进行再进一步的讨论。

也正是因为资料的缺乏，本文在论述时无可避免地比较着重历史事实的梳理，缺少数据来辅助还原贸易网络的历史形态。特别是在第三章讨论贸易网络的延展中，缺少具体的商号案例和贸易数据来说明通过新加坡转口的香汕头土产数量；在第四章侨汇与贸易的合作中，无法找到“以货代批”的批信来辅助论证，仅有两个相关的批封。如能得到批信内容将能更清楚地了解“以货代批”的运作方式。另外在第五章关于同业公会的讨论中，因为新加坡相关同业公会均已不复存在，公会的相关资料也无从收集，主要都是使用早期《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相关报道，资料来源较为单一，也使本文的论述比较偏重具体的案例，而不能从同业公会的章程、宗旨等内部因素出发来讨论其在贸易中所抱持的态度，也缺少对次级贸易网络地区的同业公会的讨论。

本文仅是对“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的初探性研究，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收集更丰富的资料，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除了上述缺憾有待补足外，笔者认为关于该贸易网络还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是“汕 - 香 - 暹 - 叻”四地的次级贸易网络的讨论。本文仅以新加坡为中心来讨论围绕新加坡形成的次级贸易网络；而香港、汕头、暹罗三地也有其各自的货物运销网络并由此形成其次级贸易网络。通过对各个口岸城市的次级贸易网络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四个港口城市在“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网络中分别扮演的角色是否因为地理位置、政治形势、经济文化等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进而更全面地剖析该贸易网络发展动力与抗压力的来源。

第二是与“汕 - 香 - 暹 - 叻”贸易相关的同业公会的深入讨论。“同业公会的成立是该同业网络制度化进程的表现……各地同业公会因同业网络的内部需求而结成同业公会网络”⁵ 本文仅从同业公会外部联系的角度来看它如何对贸易网络进行调控。事实上，同业公会的功能远不仅于此，它的性质与网络相当复杂。作为族群产业的制度化组织，它在保持行业垄断方面也举足轻重；它还与工友公会联系密切，比如三郊联合会、暹郊公会就都曾与香汕起卸工友联合会之间发生驳费的冲突事件，劳资关系的处理也是影响“汕 - 香 - 暹 - 叻”贸易正常开展的因素。所以，可以从社会资本、劳资关系等更多角度切入来讨论同业公会与该贸易网络的更深层关系。

⁵ 陈丽园〈战后华南与东南亚侨批网络的整合与制度化——以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为中心〉，页73。

中文书目

(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列)

专书:

白伟权《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2015）。

市川信爱、戴一峰主编《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贸易圈：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许直、许钰《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新加坡：华侨出版社，1948）。

许云樵，《星马通鉴》（新加坡：星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9）。

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朱英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陈荣照主编《新马华族文史论丛》（新加坡：新社，1999）。

李志贤《石叻澄邑先哲传略》（新加坡：澄海会馆，2015）。

邱新民《新加坡先驱人物》（新加坡：新加坡新闻与出版公司，1982）。

邱新民，《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吴文焕译、魏国安著《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1850-1898）》（菲律宾：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89年）。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三）》（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

张翰壁《东南亚客家及其族群产业》（桃源县中坵市：中央大学出版；台北市：远流，2013）。

-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潮汕：艺苑出版社，2001）。
-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
- 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
- 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店，2010）。
- 林济《潮商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物，2008）。
- 林金枝、庄为玠《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页 571。
- 杨伟编《潮海关资料选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3）。
- 杨建成《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
- 郁树坤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1951）。
- 郑文辉《开埠前的新加坡》（新加坡：新邦文化企业公司，1974）。
- 周修东编《潮海关史实丛考》（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3）。
- 费信著《星槎胜览》，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74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
-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2015）。
-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新山：南方学院，2003）。
- 赵汝适《诸番志》，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爱汉者等编、黄时鑑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
-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聂德宁《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

黄望青《从经济角度来看东南亚华人的出路》（新加坡：南洋学会，1970）。

梁廷南《海国四说：暹罗国》（北京：中华书局，1993）。

萧冠华《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广州：中华工学会，1925年）。

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香港：商务书局，1997）。

滨下武志撰、高淑娟、孙彬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傅无闷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1939）。

蔡志祥《许舒博士所藏土地及商业文书：乾泰隆商业文书》（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潮汕侨批档案选编》（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

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1992）。

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潮海关史料汇编》（汕头：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

论文：

邓建光《二战前新、马华商及其经贸网络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水海刚〈移民与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互动——以近代南中国海为例〉，见《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第32卷第5期，页106-110；

王苍柏〈东亚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经济网络——以泰国为例的研究〉，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页8-27。

王子昌〈网络视野下的华侨华人：刘宏及其海外华人研究〉，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页13-17。

王绵长〈近代华侨对汕头经济和海运贸易的贡献〉，见《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页134-157。

王绵长〈黄利家族创业方针及其区域性经营——对港、泰、中、新、马、越经贸的贡献〉，见《陈黄利家族史料汇编》（汕头：汕头华侨历史学会出版），页5-15。

王绵长〈黄利家族资本的历史〉，见《海外潮人史料专辑：汕头文史·第八辑》（汕头：政协广东省汕头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页1-25。

古田和子《上海-兰开夏棉纺织品在东亚之一贸易据点》，发表于1994年3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亚洲商业网络（1850-1930）会议”，未正式刊登发表。

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见《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106-118。

刘佐人〈批信局的侨汇业务的研究〉，见《当代侨汇问题》（出版信息不详），页20-33。

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一〉，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页32-40。

庄国土〈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见《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页64-73。

朱育友〈潮汕外贸和潮瓷出口史话〉，见于《岭南文史》，1992年03期，页48。

（泰）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泰国潮汕人及其故乡潮汕地区研究报告——第一期：樟林港（2310-2393）》（曼谷：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1991）。

陈景熙〈德教海外扬教与“香叻暹汕”贸易体系〉，见《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1期，页106-122。

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1911-194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7）。

陈丽园〈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6月第2期吗，页36-43。

陈丽园〈战后华南与东南亚侨批网络的整合与制度化——以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为中心〉，见《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页68-74。

陈训先〈论侨批的起源〉，见《侨批文化（创刊号）》（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3），页31。

李培德〈香港的福建商会和福建商人网络〉，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页66-73。

李培德〈族群与帮派——胡文虎的跨界商业网络〉，见《闽商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页91-100。

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2012年4月1日，页53-74。

李志贤〈华侨特有的专递服务——各帮信局及其行业组织〉，见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联合总汇，2015），页507-531。

芮谄坝〈有信银庄（信局）琐忆〉，见《侨批文化》创刊号，页63。

吴二持〈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汕人的海上贸易〉，载于《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36卷第5期，页47-54。

吴德耀《我对中华总商会在新加坡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81），页286。

张慧梅、刘宏〈海外华商网络的多重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侨批和汇兑业为例〉，见《海外华商网络与华商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5）》（未出版）。

张应龙〈试论近代日本神户与广东的火柴贸易——兼论海外华商网络在中外关系史中的作用〉，见《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2005）》（未发表）。

林风〈“香叻暹汕”贸易体系的形成及其作用〉，见《汕头侨史论丛（第二辑）》（汕头：汕头华侨历史学会，1991年），页5-22。

林其琰〈五缘文化与海外华商经贸网络〉，见《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107-116。

林金枝〈论近代华侨在汕头地区的投资及其作用（1889-1949年）〉，载于《汕头文史论丛（第一辑）》，页103-133。

林戊己〈民信汇兑业之今昔〉，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页17。

林树彦〈银信局与侨汇之由来〉，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页2。

陆集源〈“猪仔”贸易见证西方列强欺凌潮汕的罪恶〉，《汕头特区晚报》，2016年3月27日。

罗晓京〈1910-41年泰国对华贸易与汕头港〉，见《东南亚历史学刊》，1987年12月第四期，页30-47。

郑一省〈水客与近代中国侨乡的金融网络及移民网络——以闽粤侨乡为例〉，见《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页78-82。

郑良树〈大马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析〉，载于《柔佛潮州八邑会馆金禧纪念特刊》，页145-153。

胡晓玲《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网络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武汉：中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8）。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见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59-210。

柯木林〈侨汇.侨批.民信业——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见《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页499。

龚宁〈试论菲律宾华侨经济成功的原因（1834-1942）〉，见《海外华商网络与华商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5）》（未出版）。

黄少雄〈“致成商号”的浮沉〉，见《侨批文化（第二期）》，页 56-57。

黄晓坚〈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华人——基于潮汕侨乡及海外潮人的历史考察〉，《华侨华人研究》，2015 年第 3 期，页 117-123。

寒潭〈华人民信局小史〉，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 1946》，页 60。

焦建华《19 世纪 20 年代至 20 世纪前 10 年的新中经贸关系——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华商网络个案研究》，（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2）。

湘平〈南北行的今昔〉，见《潮州乡讯》，第十八卷第十二期，页 8-9。

曾旭波〈东南亚侨批信局经营方式初探——以潮帮批信局为例〉，见赖宏主编《第六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潮州同乡会，2005 年），页 540-562。

戴一峰〈“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化解读〉，《学术月刊》，2010 年 11 月，页 132-135。

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页 70-81。

戴一峰〈中国海商与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兼论亚洲历史的重建〉，见《东南学术》，1999 年第 4 期，页 24-29。

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页 70-78。

蔡志祥〈家属关系与商业：潮汕家族企业中的父亲亲属和姻亲〉，见《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 4 月，第 30 卷第 2 期，页 15-25。

蔡志祥〈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乾泰隆与元发行的比较研究〉，见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第 8 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页 91-108。

魏建峰〈早期马来西亚柔佛潮人商业网络探析〉，《东南亚纵横》，2010 年 7 月，页 62-66。

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潮州华侨历史和状况〉，见《潮州文史资料（第七辑）》（潮州：政协潮州市委员会，1988），页 1-26。

史料：

马欢著《瀛涯胜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5册）》（济南：齐鲁书社；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王琳墀《潮汕粮食资料》，未出版手抄本。

李书吉等纂修《嘉庆澄海县志》卷之三，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6册》。

汪大渊《岛夷志略校注》（北平：文殿阁书庄，1950）。

饶宗颐总撰《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局，1965）。

潘锡恩、穆彰阿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五五二），见《续修四库全书》第六百二十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大清历朝实录-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大清历朝实录-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中国经济全书（第二辑）》，两湖总督署藏版，1908年印行。

特刊：

李志贤编著《乘风破浪——新加坡澄海会馆四十周年纪念（1965-2005）》（新加坡：澄海会馆，2005）。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编，《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加坡开埠百五十周年特刊》。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86），页86。

张少侠主编《泰国米商公会四十三周年纪念》（曼谷，泰国米商公会，1962），页122。

《马来西亚杂货商联合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78-1988》（檳城：马来西亚杂货商联合会，1988）。

《麻坡潮州会馆七十周年纪念特刊》（麻坡：潮州会馆，2008）。

《苏岛华商糖米杂货公会十周年纪念刊》（印尼：苏岛华商糖米杂货公会，1941）。

《泰国米商公会四十三周年纪念刊》（曼谷：泰国米商公会，1962）。

《泰国潮州会馆会讯》，《泰国华人进出口商会特刊》，《潮汕粮食资料》

《曼谷泰华进出口商会纪念刊一九六七》（曼谷：泰华进出口商会，1967）。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金禧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80）。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四十周年暨新加坡开埠百五十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69）。

《新山京菓公会复兴银禧纪念特刊》（马来西亚：新山京菓公会，1973）。

口述历史资料：

《华人方言群：王思俊》，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试历史档案，Reference Number: 000876/09，访问日期：1989年9月13-15日，访问员：洪秀吟，第1-9卷。

《新加坡经济发展史：谢子藩》，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Reference Number: 001215/06，访问日期：不详，访问员：不详，第1-6卷。

《华人方言群：余子安》，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试历史档案,Reference Number: 000623/06,访问日期：1986年1月16日，访问员：王识勤，第1-6卷。

《华人方言群：章文林》，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000947/09，访问日期：1988年11月28-29日，访问员：陈鸣鸾，第1-9卷。

《日治时期的新加坡：张寿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档案。Reference Number 000303/06。访问日期：1983年7月23日，访问员：陈鸣鸾，第1-6卷。

英文书目

(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Books:

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 Foreign Trade*,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8.

Lin Yu-ju and Madeleine Zelin (eds),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Asia, 1600-198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5.

Lim, Jason, *Linking an Asian transregional commerce in tea: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in the Fujian-Singapore trade, 1920-1960*,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Rajeswary A.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in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Turnbull, C. 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Articles:

Choi Chi-cheung, "Competition among Brothers: The Kin Tye Lung Company and its Associate companies", in Rajeswary A. Brown (eds.) *Chinese Business in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96-114.

Choi Chi-cheung, "Kinship and Business: Paternal and Maternal Kin in Chaozhou Family Firms", *Business History* 40.1, Jan 1998, pp.26-49.

Choi Chi-cheung, "Rice, Treaty Ports and the Chaozhou Chinese Lianhao Associate Companies: Construction of a South China-Hong Kong- Southeast Asia Commodity Network, 1850s-1930s", in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Asia 1600-198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5, pp.53-77.

Hamilton, Gary G. and Biggart, Nicole, "Explaining Asian Business Success: Theory No. 4",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5, pp.11-16.

Hamilton, Gary G. and Biggart, Nicole, "The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in Taiwan: A Reply to Numazak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pp.999-1006.

Hamilton, Gary G., Marco Orrù and Mariko Suzuki, "*Patterns of Inter-firm Control in Japa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 Studies*, 10th 1990, pp.549-574.

Hamilton, Gary G. and Kao Cheng-shu,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amily Firm in Taiwa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2th 1991, pp.95-112;

Mayo Mohs, “Singapore’s private story”, by Primary Minister Lee Kuan Yew, Times, 25th January, 1982. 引自邱新民, 《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70 , Reference Number: CO-277-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75 , Reference Number: CO-277-9;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80 , Reference Number: CO-277-1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85 , Reference Number: CO-277-21;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90 , Reference Number: CO-277-29;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95 , Reference Number: CO-277-3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00 , Reference Number: CO-277-39;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05 , Reference Number: CO-277-4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10 , Reference Number: CO-277-53;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15 , Reference Number: CO-277-6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20 , Reference Number: CO-277-72;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25 , Reference Number: CO-277-77。

附录一：

汕头海关对外贸易输出按国别分列表（单位： 关平两）									
国别 年份	英属 新加坡	美国 （附印度）	安南	暹罗	香港	台湾	日本	英国	苏门答腊 （附南洋荷属）
1864	62,122	516,714	15,235	7,612	451,789	8,794	17,763	——	——
1875	75,482	157,523	6,233	1,484	195,588	5,722	11,568	80,188	——
1876	114,636	2,662	18,851	——	——	12,666	——	26,171	——
1877	115,145	138,802	3,755	15,627	498,392	5,223	——	416,983	——
1878	172,504	572,879	41,653	35,546	499,480	5,593	——	487,108	——
1879	111,526	32,441	55,367	21,987	806,711	3,807	——	85,053	——
1882	240,083	33,210	927	19,188	889,503	11,360	——	295,966	——
1885	246,271	——	88,285	157,036	2,062,418	34,077	——	17,278	——
1887	274,997	——	73,212	225,671	818,715	19,654	——	100	——
1888	273,321	——	37,814	280,917	730,722	36,837	——	671	——
1889	439,242	——	49,471	281,496	765,099	33,661	1,760	776	1,5*8,498
1890	449,503	——	18,528	252,159	864,675	37,410	——	96,052	1,691,058
1894	602,984	——	93,661	295,082	714,371	50,807	——	——	22,221
1895	678,919	——	264,281	330,663	666,110	76,454	100	——	27,801
1896	783,098	——	199,439	425,728	727,758	83,937	——	——	33,801
1897	829,072	——	185,487	400,208	757,197	148,554	——	——	15,021
1898	910,067	——	276,934	530,464	1,074,413	164,280	——	——	——
1899	1,161,923	——	444,149	564,529	1,183,189	213,346	——	——	——
1900	1,185,116	——	457,042	654,646	1,612,568	157,190	——	——	——
1901	506,330	——	33,733	264,178	754,843	42,526	——	——	21,944
1902	484,530	——	86,058	268,720	674,142	45,438	——	——	14,695
1903	1,591,595	以下印度额	708,736	686,499	1,744,183	——	——	——	以下荷属南洋额
1916	4,376,954	41,576	974,988	2,957,588	2,406,628	——	394,973	——	78,798
1917	3,741,208	24,989	931,544	2,255,090	2,476,510	——	197,880	——	88,673
1918	2,840,178	11,313	759,510	1,821,668	2,452,896	——	1,017,778	——	36,396
1920	5,672,974	25,005	1,731,382	2,517,389	3,376,994	——	579,575	——	3,982
1921	5,697,508	39,632	1,479,619	4,583,951	1,318,223	——	841,834	9,868	1,396

资料来源：根据饶宗颐总撰《潮州志汇编》中的数据进行整理

附录二：

从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出口至汕头的货物种类及数量（1919、1927-1931）

种类 年份	鱼介类	咖啡、茶及 香物	染色用植物原料、树胶 松香、其他植物胶液	动植物油 蜡类	其他矿物油 及燃烧用矿物	橡皮及橡 皮制品	其他木材 及木制品	锡类
1919	3,918	1,512	1,760	58			26,163	18,823
1927	26,827	8,412	6,118	34,448	3,406	150,119	11,568	1,331
1928	33,000	8,954	4,528	69,593		177,483	27,300	
1929	14,250	28,631	3,371	43,338	19	226,483	41,920	80
1930	8,619	48,841	3,045	70,692		92,872	32,852	
1931	9,420	11,633	1,610	78,320		128,487	84,414	534

从汕头进口至新加坡及海峡殖民地的货物种类及数量（1919、1927-1931）

种类 年份	食用蔬菜	食用菓品	花生油	动植物 油蜡类	纸、纸板 及制品	植物粉制品	丝织品	棉布	鞋、帽、 伞、及其 他时装用品	纤维胎毛、绳 索、及其他特殊 工业用之纤维	石制品及其他矿物 制品，陶器、玻璃 及玻璃制品	机器及其配 件、电料
1919	220,797	197,385	362,001	10,814	415,446	40,557	30	8,028	23,294	119,881	1,199,580	
1927	601,612	314,098	936,648	144	578,395	36,568		4,885	36,789	298,511	324,758	231
1928	549,933	325,884	989,316	246	566,013	30,613		2,565	45,915	271,785	276,019	
1929	747,799	384,031	1,129,511	696	701,067	28,612		2,440	71,378	308,129	317,339	584
1930	698,497	392,207	1,368,928	1,299	668,001	20,129		890	110,584	315,569	207,159	44
1931	588,635	247,936	1,283,788	4,853	252,518	15,467	2500	2,866	165,539	214,291	100,810	308

资料来源：以上两表格数据根据蔡谦、郑友揆著《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整理（单位：关平两）

附录三¹:

新加坡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的蔬菜（新鲜与腌制）数量（1870-1925）

单位：叻币（Straits Dollar）

	新鲜蔬菜			腌制蔬菜			总数
	中国	香港	年总数	中国	香港	年总数	
1870	—————	—————	—————	24,190	4,567	28,757	28,757
1875	744	2,848	3,592	54,147	30,806	84,953	88,545
1880	—————	—————	—————	—————	—————	—————	158,461
1885	17,256	27,000	44,256	100,788	72,158	172,946	217,202
1890	15,108	12,452	27,560	250,629	147,411	398,040	425,600
1895	28,890	5,521	34,411	220,378	134,710	355,088	389,499
1900	8,155	14,714	22,869	191,922	236,934	428,856	451,725
1905	26,104	3,726	29,830	374,040	282,077	656,117	685,947
1910	113,006	1,904	114,910	306,212	308,296	614,508	729,418
1915	30,723	34,680	65,403	347,985	365,373	713,358	778,761
1920	118,051	152,035	270,086	118,7967	1,586,571	2,774,538	3,044,624
1925	—————	—————	—————	1,040,304	244,372	1,284,676	1,284,676

¹ 附录三的数据来自殖民地档案中的每年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当时从中国和香港进口来的新鲜蔬菜、腌制蔬菜和新鲜水果的数量相当大。虽然没有直接记录汕头的出口数量，但是正如文中所谈到，汕头除了是中国生产和出口新鲜蔬菜、腌制蔬菜、以及新鲜水果（尤其是潮州柑）的重要港口，还有不少是通过香港转运至东南亚地区，因此从中国和香港的数据亦可侧面看出当时汕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新加坡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的新鲜水果数量（1870-1925）

单位：叻币（Straits Dollar）

	中国	香港	总数
1870	24,190	4,567	28,757
1875	39,350	13,085	52,435
1880	19,737	12,076	31,813
1885	57,509	26,645	84,154
1890	70,240	24,023	94,263
1895	108,880	17,442	126,322
1900	72,689	35,295	107,984
1905	220,595	25,642	246,237
1910	251,935	8,575	260,510
1915	234,524	33,476	268,000
1920	604,442	140,048	744,490
1925	353,723	63,103	416,826

资料来源：附录三根据殖民地档案整理。分别为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70, 1875, 1880, 1885, 1890, 1895, 1900, 1905, 1910, 1915, 1920, 1925 中的 “General Imports to the Settlements of Singapore” 部分。² 这批档案的时间为 1868 年-1928 年，抽取其中每隔 5 年的数据进行整理，故而形成 1870-1925 年的数据表格。

²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70 , 档案编号： CO-277-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75 , 档案编号： CO-277-9;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80 , 档案编号： CO-277-1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85 , 档案编号： CO-277-21;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90 , 档案编号： CO-277-29;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95 , 档案编号： CO-277-3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00 , 档案编号： CO-277-39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05 , 档案编号： CO-277-4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10 , 档案编号： CO-277-53;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15 , 档案编号： CO-277-64;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20 , 档案编号： CO-277-72;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25 , 档案编号： CO-277-77。

附录四：

文中街名一览表¹

中文	英文	俗称
驳船码头	Boat Quay	吻基、十八溪墘、柴船头十八间、十三行（东段）、垫邦路头
沙球勝路上段	Upper Circular Road	盒吧沙球勝路、潮州马车街
香港街	Hong Kong Street	
新桥路	New Bridge Road	（大坡）二马路、四排铺
沙球勝路	Circular Road	十八间后、十三行后（东段）
纽马吉街	New Market Road	（小坡）奉教街、新巴刹脚、草市
吻基南部/李德桥一带	South Boat Quay/Read Bridge	柴船头
禧街与新桥路交界处	Hill Street & New Bridge Road Junction	二马路吊桥头

¹ 部分参考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 1995），附录（三）新加坡街道英华名称/华文俗名对照表，页 260-276。